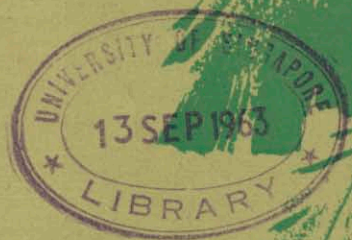


135501



一九六三年五月出版

# 蕉風

瘋子

燈影篇

肥皂泡

一個女人

連瑣

老爺車

割牌

不堪回首

綁票

## 本期要目

梁園

沙揚琳

黃崖

山芭仔

周夢蝶

魯莽

原上草

敬義譯

陳孟

5201  
3600

127

每份三角  
中篇文集不另收費

## 編者的話

上一期，編者曾向大家報告，由於衆多讀者提出減少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的篇幅，本刊慎重考慮後，決定採納這個建議。這一個月來，我們收到數以百計的讀者及作者的來信，請求本刊保留固定的篇幅來介紹西洋現代文學；諸位對本刊的關懷和對現代文學的熱愛，着實令編者感動；我們特地選刊了文傑君的來信，題爲「迎合讀者與愛護讀者」，在本期的小論專欄發表，同時，也刊出了陸星君的「爲現代文學申辯」一文，希望大家能注意這個問題，並就這個問題進行必要的討論和提供建設性的意見。不過，在各位未充份發表高見之前，編者有幾點重要的申明和解釋：

一、在上一期的「編者的話」中，編者並沒有表明要放棄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的工作。暫時減少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的篇幅，並不等於「放棄」這方面的工作。

二、我們會提出保證，在目前，將採「精簡」的方式來介紹現代文學，相信這是一個比較爲讀者歡迎的方式。有些讀者來信說，他們恐怕「精簡」就是「等於零」，這是不正確的猜測；本刊從來沒有欺瞞讀者的意圖，也一向沒有要過甚麼「手法」；所以，大家應該信任我們的保證。

三、本刊對各種流派的文藝作品一視同仁，當然，也不會忽視現代文學的價值。

四、我們承認一個事實：星馬讀者急切的需要認識和瞭解現代文學；但，我們也承認另一個事實：星馬讀者領略和欣賞現代文學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我們目前要做的是調和的功夫：在讀者的接受能力之內，介紹現代文學。這是爲甚麼我們暫時減縮介紹現代文學的篇幅的原因。

五、我們將不斷的觀察讀者對現代文學的接受能力，酌量增加有關篇幅。

正如文傑君在「迎合讀者與愛護讀者」一文中所說的，本刊是一份愛護讀者的刊物，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我們一定儘量的照顧讀者的真正利益。

##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一個女人	山芭仔 (13)
爲現代文學申辯	陸星 (3)	連環	周夢蝶 (14)
爲甚麼沒有偉大作品	高文 (3)	老爺車	魯莽 (15)
迎合讀者與愛護讀者	文傑 (4)	心笛	冷若冰 (17)
瘋子	梁園 (5)	炎熱的早晨	丘瑞河 (18)
旋風	金沙 (7)	割牌	原上草 (19)
燈影篇	沙楊琳 (8)	哀愁	伊雯 (20)
肥皂泡	黃崖 (8)	河與橋	李旺開 (21)
霹靂河的召喚	冰谷 (12)	不堪回首	王敬義譯 (22)
天空	馬角 (12)	海鷗	梁瑞明 (封底)
醉	羅濤 (12)	孤獨的老樹	憂蕙 (封底)

## 編者的話

上一期，編者曾向大家報告，由於衆多讀者提出減少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的篇幅，本刊慎重考慮後，決定採納這個建議。這一個月來，我們收到數以百計的讀者及作者的來信，請求本刊保留固定的篇幅來介紹西洋現代文學；諸位對本刊的關懷和對現代文學的熱愛，着實令編者感動；我們特地選刊了文傑君的來信，題爲「迎合讀者與愛護讀者」，在本期的小論專欄發表，同時，也刊出了陸星君的「爲現代文學申辯」一文，希望大家能注意這個問題，並就這個問題進行必要的討論和提供建設性的意見。不過，在各位未充份發表高見之前，編者有幾點重要的申明和解釋：

一、在上一期的「編者的話」中，編者並沒有表明要放棄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的工作。暫時減少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的篇幅，並不等於「放棄」這方面的工作。

二、我們會提出保證，在目前，將採「精簡」的方式來介紹現代文學，相信這是一個比較爲讀者歡迎的方式。有些讀者來信說，他們恐怕「精簡」就是「等於零」，這是不正確的猜測；本刊從來沒有欺瞞讀者的意圖，也一向沒有要過甚麼「手法」；所以，大家應該信任我們的保證。

三、本刊對各種流派的文藝作品一視同仁，當然，也不會忽視現代文學的價值。

四、我們承認一個事實：星馬讀者急切的需要認識和瞭解現代文學；但，我們也承認另一個事實：星馬讀者領略和欣賞現代文學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我們目前要做的是調和的功夫；在讀者的接受能力之內，介紹現代文學。這是爲甚麼我們暫時減縮介紹現代文學的篇幅的原因。

五、我們將不斷的觀察讀者對現代文學的接受能力，酌量增加有關篇幅。正如文傑君在「迎合讀者與愛護讀者」一文中所說的，本刊是一份愛護讀者的刊物，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我們一定儘量的照顧讀者的真正利益。

##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一個女人	山芭仔 (13)
爲現代文學申辯	陸星 (3)	連環	周夢蝶 (14)
爲甚麼沒有偉大作品	高文 (3)	老爺車	魯莽 (15)
迎合讀者與愛護讀者	文傑 (4)	心笛	冷若冰 (17)
瘋子	梁園 (5)	炎熱的早晨	丘瑞河 (18)
旋風	金沙 (7)	割牌	原上草 (19)
燈影篇	沙楊琳 (8)	哀愁	伊雯 (20)
肥皂泡	黃崖 (8)	河與橋	李旺開 (21)
霹靂河的召喚	冰谷 (12)	不堪回首	王敬義譯 (22)
天空	馬角 (12)	海鷗	梁瑞明 (封底)
醉	羅濤 (12)	孤獨的老樹	憂蕙 (封底)

附中篇文畫一冊

# 為現代文學申辯

陸星

提起現代文學，本邦有不少文藝工作者便擺出一副道學家的臉孔，用輕藐的聲音說：「哼，那是年青人的玩意兒！」接着，他們會列舉許多理由來證明自己的判斷是合理的，公正的。根據我的歸納，他們提出的理由不外下列數點：一、年青人拿不出真功夫，只好想出一些新花樣來炫騙讀者；二、以「革命」的姿態出現，來引人注意；三、騷擾文壇，藉此以混水摸魚；四、這是一種世紀末的青年的頹廢心理表現。

這些理由，乍看起來，堂而皇之，然而，有腦筋的人若能稍加思索，便會發覺它們全係似是而非的胡言。

我們先來看他們提出的大前題：現代文學是年青人的把戲。立論者顯然是以本邦的文壇現狀作為論証，看來確是事實，因為在星馬兩地，愛好現代文學，運用現代寫作技巧的，差不多全是青年人。可是，我們若能放眼去看世界文壇，便會發現從事現代文學創作的都是當代鼎鼎大名的文豪，而且，他們都是年長的人，剛去世不久的佛洛斯特、康明斯、威廉·福克納、海明威等等都是運用現代創作技巧，寫出了光芒四射的作品。誰敢說，現代文學是年青人的玩意兒？

把運用現代創作技巧說是「拿不出真功夫」，這實在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史坦貝克拿不出真功夫嗎？薩靈傑(Salinger)拿不出真功夫嗎？他們今日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是牢不可動的；前者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後者亦極有可能獲得該項榮譽。「沒有良好的文學基礎，是不能靈活的應用現代創作技巧的。」這是一個文學批評家的話，值得我們重視和思想。

說現代文學是一種「革命」，這話說得有點道理。現代文學是反對沿襲「傳統」的，是比較「傳統文學」具有更新的内容和更新的形式；但若說是以新的姿態來引人注意，那却不真實了。「引人注意」並不是現代文學工作者的創作動機，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發生的效果。現代文學工作者是最輕蔑為某一種目的而寫作的，如果硬說他們是為「引人注意」才寫作，那對他們是一種很大的詛譏。

關於「騷擾文壇」這一點，我認為是措辭不當了。現代文學似一塊巨石投入死寂的文壇，它擊起的波瀾是壯麗和動人的，這不能說是「騷擾」；它是在給文壇帶來新的生機、新的希望、新的光彩；我們

應該說「現代文學豐美了我們的文壇」，才算恰當。至於「混水摸魚」那簡直是侮辱讀者；他們以為讀者是盲目的，把讀者看成被「摸」的「魚」。其實，大多數的讀者都有明智的判別能力，他們知道甚麼是好作品，甚麼是壞作品；他們若愛好現代文學，那表明現代文學是適合他們閱讀，是受他們歡迎的。

把「現代文學」說為「世紀末的青年心理表現」，這是一種高明的「迷眼法」。文學作品是實生活的紀錄，它反映人生，反映社會，也反映時代；現代文學確確實實地盡了這個責任。這是一個不安、懷疑、失望、頹廢的世紀，現代文學像一片鏡子，把這些外表的、內在的事實映照了出來。所以，若說現代文學的內容有甚麼值得指責和批評的地方，那應該受指責和批評的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和生活於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你和我。

我無意在這兒勸導大家擁戴現代文學，只是想把現代文學受人曲解的地方作一個解釋和辯護，讓大家作一個公正的判斷。

## 為甚麼沒有偉大作品

高文

每次，當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者的姓名頒佈後，見到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說：「看，又是被西方的作家奪去了！」言下之意，好像說：甚麼時候才輪到馬華作家呢？也就是反問道：為甚麼馬華文壇沒有產生一部偉大的文學名著呢？

馬華文壇沒有產生一部偉大的名著，有人提出很多意見：

(一)他們責怪馬來亞是一個商業社會，人人只重視金錢，輕視高尚的文化活動，因此，沒有孕育一良好的為文學藝術而獻身的氣氛。

(二)他們責怪政府和出版界人士不鼓勵青年作者熱心寫作，稿件沒處投、稿酬低，使視寫作為職業的作者過着餓不死，吃不飽的非人生活。

(三)他們指出文學刊物銷路差的原因，一是市場上湧進大量的武俠小說和愛情叢書、電影或偵探雜誌；一是人們普遍失去閱讀文學書籍的興趣。因此，任何要視寫作為職業的人士，都不得不從事消遣讀物的寫作。

(四)他們對青年作者表示失望，這是一個普遍的例子。一個青年作者最耐久的只有十五年的寫作生活，一旦找到理想的職業，結了婚，便宣佈退出文壇。他們沒有外國作家那種堅忍卓絕，數十年如一日的

精力和熱心！

(四)青年作者申訴本地沒有公正的批評家，良好的市場，設備優良的圖書館，定期的集體討論，各自孤立，沒有物質和精神上的鼓勵，容易被其他方面吸引了目標。

(五)青年作者控訴一些刊物編者，不尊重藝術家自由表達的能力，要以自己的尺度來衡量他人的作品。結果，最有希望產生偉大作品、創造力最豐富的青年作家便被雪藏了。

根據筆者個人的觀察，馬華文壇沒有產生偉作的的原因不僅這區區的六項。現在，試闡明私見於左：

(一)如果說馬來亞是一個商業社會，沒有藝術的創作氣氛。那麼，歐洲國家如法國、英國、意大利，甚至美國不也是商業社會嗎？為甚麼他們有T·S·艾略特、D·H·勞倫斯、史坦貝克？藝術家有反抗傳統的力量，社會影響有時不能束縛作家創作的努力！

(二)對於純粹的文學藝術事業，沒有一個文學作家喜歡得到政府有關當局予以金錢等資助。有些甚至反對它。因為，這會形成一種束縛自由創作能力的傾向。例如：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作家便要受到為國家政策的進行而努力或辯護——藝術變成一種政黨的工具有！

(三)青年作者不能企望政府取消武俠或偵探小說；因為政府得顧及多方面，包括人民的意見，興趣等。如果作家要改變這種傾向，何不創作吸引讀者的高尚嚴肅的小說呢？

(四)至於沒有良好的圖書館，可以閱讀現代西洋文學名著，或者聯名寫作者討論文學問題，這是一件可以靠努力而得通的事。蕉風及學報主辦的「青年作者野餐會」，不是說明一個最好的榜樣嗎？

(五)如果說，某刊物編者因我們表達的不合他個人的尺度而被退稿，這不是羞恥的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多讀文學家傳記的人一定知道，沒有一個文學家不是從貧窮或磨折中，不屈不撓奮鬥出來的！一兩個編者的權威，並不令我們退縮和失望。

(六)青年作者沒有耐久從事文學寫作，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我們的國家長年如夏，沒有秋冬的嚴寒威脅，生活是很容易解決的。我們不相信一個青年作家會餓死。新近得諾貝爾獎金的史坦貝克會為了生活而當過漁夫，我們的青年作家為甚麼不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寫作下去呢？

從上面的分析看來，馬華文壇之沒有產生偉大的作品，文藝工作者本身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如果，文藝工作者能够擴大視野，辛勤的工作，彼此勉勵，堅定自己的信念，假以時日，馬華作家一定會產生偉大的作品。

## 迎合讀者與愛護讀者 文傑

上一期「蕉風」的「編者的話」中，曾談到為了接獲不少讀者來信，要求減少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的篇幅；編者經過考慮之後，決意採納大家的建議。我是「蕉風」的忠實讀者，我希望編者能讓我有機會就這個問題，發表一些意見。

刊物是為讀者而創辦的；作為一個刊物的編者應該為讀者的利益着想，這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然而，什麼是讀者的利益呢？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根據我個人的瞭解，讀者閱讀刊物的目的不外下面六種：一、增廣知識，二、陶冶性情，三、提昇生命，四、消磨時間，五、尋求低紙趣味，六、滿足某一種欲望。為前三種的讀者創辦的刊物，是嚴肅性的；為後三種讀者編印的刊物，是商業性的。

嚴肅性的刊物也好，商業性的刊物也好，她們的編者都必須照顧讀者的需求，不過，兩者照顧讀者的動機和方式却不相同。屬於商業性的刊物，讀者愛看言情小說，就供應言情小說，愛看武俠小說，便刊登武俠小說；她是以迎合讀者的興趣為原則的，只求銷數增加，其他的後果則不顧及了。屬於嚴肅性的刊物，當任何讀者提出任何要求時，編者需慎重考慮其是否真正有益於眾多讀者，是否不違反上述的前三種的目的，然後才決定婉謝或接納；她純粹是站在愛護讀者的立場，而不能在銷路方面精打算盤。說得簡明些，迎合讀者的刊物，是以讀者的利益為着想。

不管從那一個角度來看，「蕉風」是一份嚴肅性的刊物；八年來，她一直堅守愛護讀者的立場，從各方面來豐美讀者們的生命。從六一年開始，「蕉風」還做了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工作——介紹西洋現代文學；這是一項極受讀者歡迎的工作，在星馬，向來就沒有有一個刊物有計劃的進行類似的工作，當「蕉風」宣佈要經常的、有系統的來介紹西洋現代文學時，我們多感興奮和歡欣。此後，我們按月都從「蕉風」上呼吸到西洋現代文學的芬芳，也迷惑於西洋現代文學的多彩；我們都希望「蕉風」能以更多的篇幅來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然而——「蕉風」的編者却在上月表明今後要減縮介紹西洋現代文學的篇幅，原因是：「應讀者的要求」！

在這裡，我大膽的向「蕉風」的編者進一言：「蕉風」在作該項決定時，會慎重地考慮過讀者的利益？

此外，我還想向讀者們提出一個勸告：作為一個嚴肅性刊物的讀者，是不應該向編者提出屬於商業性刊物的讀者的要求。

# 瘋子

梁園

「我不是瘋子！我不是瘋子！願真主安拉作証！我不是個瘋子……。」

然而甘榜馬林的村民不相信，老老少少，男女女都對他沉着臉，不跟他說話，行宗教的見面禮，老是保持一段距離。

「耶谷，你一定瘋了。」他自己對自己說：「否則，爲甚麼人人都說我是個瘋子呢？」

他獨自坐在樓梯口上，吸着廉價的尼巴煙，田裏的稻桿枯黃，金黃的稻穗在夕陽殘照中閃閃發光。在不遠的稻田外，是一片藍色的海水，點點的漁帆在涼風中飄動。

「妙！」他的唯一友伴花貓輕輕的叫了一聲。這立刻引起他的警戒，仔細一看，亞答棚下的稻桿在冉冉的冒出青煙。這火星誰放的？他想，急步下樓去弄熄它。

下了樓梯，最低一層有一堆人糞，臭氣薰天。他生氣也沒有用，還是把火壓熄再說。

天空中的歸鳥很快的掠過屋頂。他抬頭一看，昨天還在樹上的紅毛丹和芒果都不見了。有幾棵樹的枝桠被軟斷，跌了下來。這又是人們戲弄瘋子的惡作劇。

棚下的稻桿的火「比比剝剝」地燒得很高，差不多要燒到屋子的竹架；他慌了，飛也似的到右面的井去打水滅火。可是，打水的桶子的繩子不見了。沒有辦法，他費了好大勁才用棍子把火弄熄。

「哈哈！」稻田外有五六個青年人向他作着

鬼臉，笑道：「瘋子，你還知道救火嗎？」說完，拔脚便跑，像怕瘋子拿着刀子追上來。但耶谷不是喪失人性的瘋子，他不願見血，望着他們的背影，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夕陽在海洋上消逝了。一彎明月緩緩的升上。他吃飽了飯，又開始吸着尼巴煙。鼻裏的煙圈，在他粗黑的頭髮上繚繞。草叢中的小蟲低低地鳴叫。花貓輕輕地擦着他的腿部，他覺得夜給他一種難以容忍的寂寞。

「碰碰！」屋頂上接連傳來響聲。份量很重，像打在他肌肉上般痛楚，他知道又是頑童用石頭拿他的破陋的屋頂作箭垛了。每一晚，他受着這樣的惱人的騷擾。他能做甚麼？如果他去追逐那些野蠻的孩子，人們更會說他是瘋子。說不定，村長哈志加立會叫警察把他逮捕入瘋人院。

望着那朦朧月光下的幾畝稻田，這是他辛苦了幾年的結晶，他怎麼能够放棄。想當初他母親病死，把剩下的一小塊果園也賣給哈志加立，作爲母親的埋葬費，他就沒有家，沒有田地了。於是，他靠着給富有地主做散工，才有房子住，有飯吃。

等到秧苗插下了田中，沒有人愛雇請他。他開始在船上工作。每天飽受陽光、海浪的摧殘，他瘦弱的身體變得如一條公牛般粗黑結實了。無論他怎樣賣力工作，所得的酬勞僅是三餐飯。當東北季候風大肆侵襲的半年中，他又得失業了。那一天，是狂風暴雨憤怒呼嘯的早晨，他赤

着膊自近海的漁棚返回甘榜馬林。僱主給他一個星期的工錢，便把他辭退了。理由是自己不出海，可以補網，料理鹹魚。他實在是無路可走，只得回到出生的甘榜，想想或者可以向一些親友乞憐。

首先，他到村中最富有的地主哈志加立家去。哈志是個阿剌伯人後裔，豐鼻隆準，肚腹凸出，儼然是個頭家相貌。當耶谷行了最崇高的敬禮後，他沒有叫對方坐下，僅冷冷地說：「你又來向我要求，是不是？」

耶谷當時才十九歲，環境的磨折，並不令他失去青年具有的傲氣。

「端，我不是向你要求甚麼。我餓死也不願向人叩頭乞憐。我今天到這裏是我最後一次向你問幾句話的。」

「你不是要求，」哈志冷笑着說：「你是需要用說話打動我……。」

「不。」他嚴肅的否認：「我不會那麼卑鄙。端，請問靠近馬林河出口的那幾畝沼澤是屬於誰的？」

哈志驚奇抬起頭看着他堅定的神情，說：「那幾畝的田地常受海水的侵襲，根本不能種任何農作物。你問這個幹嗎？」

「如果那一帶地方是不屬於任何人的，我想求端的允許，我耶谷願耕耘那塊土地。」他一字一字緩慢認真地說。

「你瘋了嗎？」哈志自安樂椅跳起來說：「

如果你耕耘那一帶土地，我想你一定會餓死的。你別那麼傻，好嗎？」

可是，耶谷再三堅持着要那塊土地。哈志加立認為他受得魔鬼的誘惑，說：「明天我帶巫師替你捉鬼；然後看你要不要那塊無用的沼澤！」

他聽了，很憤怒，高聲地說：「我沒有瘋，我沒有受到鬼怪的作弄，我現在是清醒的，我要耕種那塊土地！端，請你替我立下地契！」

「不，不，耶谷，我不能害你一生！」

「你一定要把那塊土地給我耕耘，我會表現出我是一個非凡的莊稼漢！」

「你：你胡說八道。」哈志看他很是衝動，不禁害怕，說：「我看你瘋了！」

他忍不住，一把抓住哈志的肩膊，非常真摯地說：「我請求端……。」

「救命呀！耶谷瘋了！」哈志嚇得心悸肉跳。他以為耶谷窮得發瘋，責怪他買去所有的田地，現在到來找他算賬；不由得心急，喊出求救的聲音來。

幾個長工聞聲出來，把耶谷揪下樓去，還重重的毆他一頓。耶谷有口沒地方辯，一氣之下，到一個無妻無兒的老人處住。老人的屋子小得只容一個人睡覺，沒辦法收容他。因此，當他到村上唯一的雜貨店買麵包充飢時，他氣得一句話說不出；只對着別人笑。

第二天，他在沼澤旁用碩莪葉子造一間細小的棚子。有人去問他，勸他不必在這無用的地方耕種。他覺得多說無益，只是微笑不答。下午，村長家裏的工人傳出耶谷發瘋的消息，村人才恍然大悟。想道：「他不發瘋，怎會在那近海的哈澤住下？」從此，人們對他起了戒心。

村子裏的孩子最易受大人們的言論影響。有一天，一個孩子看見耶谷在滿佈泥漿的河裏摸索，不禁引起好奇心，但又怕他發瘋，便飛也似跑回家去對其他的朋友說：「耶谷在泥漿裏摸魚，

快去！」

衆人遠遠的觀看，耶谷因為沒有工具，所以用手把泥漿搬上兩岸，準備疏通河道，使上游的水能夠流到海裏去。

「哈哈。」孩子笑了：「看呀！他在玩拋擲泥漿。」有幾個大胆的，蹣手蹣腳走近，耶谷在河下看不清楚岸上，一把泥漿擲上，剛好擲中那幾個大胆的小鬼，這一來，孩子全被嚇跑了。大家証實他發瘋。

還有，是一個祈禱的星期五晚上。耶谷缺席了一個月，突然出現了。他的頭髮鬍子很長，身子又瘦又黑，像從監牢裏出來的囚犯一樣。大家因為被安拉的熱誠所吸引，等到祈禱過後，才注意到他的襪襪。

「啊，安拉，」他繼續以高聲唸道：「我至高無上的安拉。你是多麼偉大，多麼的博愛。當我孤獨無援的時候，你鼓勵我，安慰我，使我認識到受苦不是一件痛苦的事，磨煉人們通往天堂的窄門。啊，安拉，我彷彿看見你了，是；不是；是；你：。」他說到最後，站起，張開兩手，像是迎接早晨陽光那麼歡欣。

全教堂的人吃驚了，包括教司加迪在內。他，莫不是瘋了，怎麼會看見真主。高貴如哈志哈立、哈志伊使邁、賽安哇，這些對回教經典有深入研究，而且到過麥加朝聖的虔誠教徒，他們都不敢說看到了真主，一個赤窮僅受過三年小學教育的青年會得到真主的寵幸！這真是一件荒謬的事！

不過，這些高貴的信徒們沒有責問耶谷，等到他離開後，衆人才忿忿不平的提起這件事。大部份都說他瘋了。因為根據教理，聖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後唯一的大先知，如果耶谷能够直接看到真主的真容，那麼，他不是一個先知麼？完全荒謬！

「如果他能從那塊土地上長出穀子，我願把我的女兒法蒂瑪嫁給他！」哈志加立憤怒得下了重誓。

「何必跟他說，他是個瘋子。我們叫他瘋子好了！」賽安哇說。

瘋子，瘋子！村子裏的人開始把他叫做瘋子。是的，他是個瘋子！他用手把河道疏通了，一晚大雨又把它淤塞。在下雨的季節，他這樣做，完全是瘋子的行爲！

不過，有一天早晨，他赤着上身，提了十多條魚到雜貨店賣。消息很快傳出去，漁船上的一個頭家說他不見了十多條魚。於是，警察到泥澤去找耶谷。

耶谷有錢買鋤頭，正用力種着椰子的幼苗。他看見警察來，就吃驚地說：「這些椰苗不是我偷，我在海邊的椰林下拾到的。那一帶是沒有人要的。」

「瘋子，我說的是魚。你的魚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看，拿督。」他領着警察去看河道。原來在河中他安排密密的竹籬笆，海裏的魚在漲潮中進來，退潮時便出不去了。

警察看到有三條鯽魚在打滾，不禁說：「你這瘋子並不很傻！」

「拿督。你爲甚麼叫我瘋子？」他抗議了。

「不知道。看你自己好了！」

耶谷的頭髮和鬍子更長得可怖了。他的魚的收入很豐，有時海漲不到河道，這一天便沒有魚了。他向雜貨店賒賬，頭家不信任他，只憐憫地施捨他幾朱柏的糙米。沒有辦法，他捕抓魚蝦充飢。這樣，他的體力便一天一天的弱下去。

一天晚上，有人在稻田發覺不見了三千多的熟穀子。警察又向他問罪，沒有証據，他坐了三天監牢就被釋放了。而且，他享受了幾晚豐富的加哩飯。

「如果耶谷真的看見真主，那他又何必傻到耕那一塊無用的土地！」有人嘲笑說。

「如果耶谷真的看見真主，那他又何必傻到耕那一塊無用的土地！」有人嘲笑說。

「如果耶谷真的看見真主，那他又何必傻到耕那一塊無用的土地！」有人嘲笑說。

「如果耶谷真的看見真主，那他又何必傻到耕那一塊無用的土地！」有人嘲笑說。

「如果耶谷真的看見真主，那他又何必傻到耕那一塊無用的土地！」有人嘲笑說。

「如果耶谷真的看見真主，那他又何必傻到耕那一塊無用的土地！」有人嘲笑說。





# 燈

# 影

# 篇

夜夜，我有一份迷惘。  
夜夜，聆聽着寂靜長街响過的  
零亂脚步声，總會喚起我心靈深處  
蘊藏的記憶。

搖曳的燈光搖曳着，透過晶潔  
的玻璃窗，幌動着不定的影，在白  
色的牆上畫着一個個的光的圖案。  
一陣脚步及車子轆轤聲無秩序  
的响過，隨着光的移動，撒落在冷  
峭的夜幕中，逐漸的遠去——消失  
了。

這凝聚着的濃厚的沉重黑幔，  
壓在不寧靜的心緒上，壓在高低的  
樓房之上；那蒼白的街燈，綻開着  
無力而遲緩的光輝，靜靜地佇立，  
佇待一個天明。

煩囂的市聲逐漸沉落，這一街  
上的流動的英雄們已睡了，為去尋  
求着它們神秘的夢吧？長街寂寞着  
；偶有同伴們的呼嘯，劃過長街寂  
寞的空間，然後，復歸平靜。  
夜已深，一切都沉靜了。

而我？心情却是如此的不安。  
每每，在這種時刻，我總迷惘地傾  
聽着夜的顫抖响聲，看夜歸人似幽  
靈伴朦朧的影子，遺失於夜幕中。  
搖曳的燈光閃過，脚步聲及古  
舊車子的轆轤聲也已不復存在，我

還等待甚麼？屬於夜的人，是他們  
？是迷惘的我？還是夜歸者？我仿  
佛看見那輛古舊的車子，掛着的一  
盞氣燈隨車子的跳盪而搖幌着；燈  
影下，映現着兩張蒼白而飽經生活  
折磨的臉孔，吃力的推動着那輛古  
舊的車子。在他們的後面，跟隨着  
一個小女孩，提着一隻籃；他們慢  
慢的盪過這寂寞的長街，朝向另一  
端走去，那古舊的車子發着沉重喘  
息的响聲，正如推車的人一樣，已  
有一種飽受生活的折磨所呈現的蒼  
老痕跡。

我難以描述自己浮泛的是一種  
甚麼感觸。夜夜，聆聽這份寂寞而  
單調的响聲，望着那搖曳的燈影，  
燈影下映現蒼老的臉龐，以及那小  
女孩長縮憂鬱的表情。

他們終於走了，寂靜的長街依  
然寂靜，街燈亮着，照着一街的蒼  
白，一街的冷清；偶有汽車的呼嘯  
急速响過，夜歸人踏着單調的旋律  
，撒落在長街上，迴盪着微弱的响  
聲。

生活於夜的人們，他們早已歸  
去，此刻，夜越深沉了，他們也許  
已休息吧？我想。凝望着冷靜的長  
街，遠處閃爍的霓虹燈影，心頭總

## 沙揚琳

浮泛着一種感觸，也有一份迷惘。

我燃起一支煙，讓飄渺的烟霧  
在朦朧的週遭散開，消逝在夜幕中  
；像無數過去的夜晚一樣，不為甚  
麼的，每當長街响過那一陣零亂的  
脚步聲，燈影在晶潔的玻璃窗幌動  
着時，我總會發現他們那蒼老的臉  
，瘦小的身影，以及小女孩沒有表  
情的默然姿態；每每，在如此深  
沉的夜裏，他們才收拾他們生活的  
担子，回到他們溫暖的家；夜夜，  
長街敲响着他們的零亂的脚步聲，  
那古老車子的轆轤聲，劃開寂寞的  
夜空。

無數的夜晚都是如此的，我沒  
有去回想，我心中明瞭，這依靠夜  
生活的人永遠是屬於夜的，同時，  
更有無數與他們一樣的，在夜幕悄  
悄降落的時刻，他們才展開着彼此  
對生活的鬥爭，依着那絢爛的燈光  
，驅開凝重的夜幕，照着一街幌動  
的人影、車影，浮盪着白天所餘留  
下的繁囂與緊張，從那些夜遊者的  
身上，尋求他們一點渺茫的希望。  
每每，在那蒼白的燈影下，在  
週遭煩囂的聲浪中，可以看見他們  
緊張地為他們的生活而生活。  
他們是否有許多顧慮呢？生活

，原是誰也不能避免的。在我的記  
憶裏，我不能忘懷許多飽經生活折  
磨的影子，他們對我是那麼熟悉，  
彷彿就在我眼前幌過。

記憶中忘不了的許多事物，是  
當人們在平靜的時候總會想起的，  
我不否認這一切。每每，我喜歡尋  
找一些屬於夜的情趣；那他們在燈  
下忙碌的影子，久了，我對他們慢  
慢地瞭解；他們原是一家人，為生  
活所驅使，他們得一起出動，盤踞  
着長街熱鬧的一小角落，默默地為  
他們的顧客忙碌，那強烈的燈光以  
及縷縷升起的白烟，映現着他們的  
身影，唱他們生活的歌。

似乎是同樣的，平凡的生活着  
，不管在風雨的夜晚，他們仍一樣  
地出現在街頭，強烈的燈光驅開深  
沉的夜幕。待長街上人影逐漸疏散  
了，夜已深，他們才踏着沉重的步  
伐回到他們溫暖的家；在他們的臉  
上，難以看見他們有一絲明朗的表  
情，只是憂鬱的，也許是他們為許  
多正待他們解決的問題而就憂吧？  
無情的歲月埋藏了記憶，我已  
記不清是甚麼時候，那燈影下的蒼  
老的臉孔再沒有見到；每個夜晚，  
寂寞的長街寂寞着，也沒有望見那  
盞搖曳的燈光，那一陣零亂的脚步  
聲，以及古老車子推動的轆轤聲；  
劃開寧靜的夜空，撒有那些夜歸者  
踏着單調的旋律，撒落在長街上。  
我有一份迷惘，也有一份淡淡  
的悲哀，蘊藏在我的心靈中，每每  
在如此深沉的夜晚，總常勾起對他  
們的懷念。

# 肥皂泡

黃 崖



譚國材低着頭，雙手交剪在背後，慢慢地跨着脚步；夕陽把他的背影拖得又長又細。

「唉，人爲甚麼會有無窮止的慾望呢？」他

想：「其實，慾望越大，失望的可能性也越大。」

他搖搖頭，長嘆了一聲。

他發覺自己已經走過了住屋門口，連忙轉回身。

「爸爸！」

他嚇了一跳，怔怔地站着。

「爸爸，你瞧，多好看呀！」

九歲的健兒正在屋前的空地上吹肥皂泡，一隻又大又圓的肥皂泡剛離開吹管，向空中輕輕地升起，升起。

譚國材抬起頭來，望着那肥皂泡，不禁讚道：

「啊，真美！」那肥皂泡映着夕陽的金光，以及四周的高樹和樓屋，好像一隻魔術家的水晶球。

健兒遞過了一個裝肥皂水的玻璃杯和一支竹管，叫着：「爸爸，你也試吹一個看看。」

譚國材猶豫了一下，心想：「健兒這麼高興，我不該令他掃興！」便接過了玻璃杯和竹管。他用竹管蘸着肥皂水，大力一吹，甚麼也沒有吹出來。

「爸爸，你太用力了，要輕輕地，輕輕地吹。」健兒皺着雙眉，一邊說，一邊比手勢。

「好，我再試一試！」譚國材自信地說：「這一次，一定吹得好！」

果然，他吹出的肥皂泡像足球那麼大，搖搖幌幌地飄升了起來。

「爸爸，你吹得真好，真好！」健兒拍着手，「我想，它一定會飛得和太陽一樣高……」

可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拍」地一聲，肥皂泡爆破了。健兒呆了，半晌，他轉過頭，說：

「爸爸，用竹管吹肥皂泡不好；坡上吉寧人開的阿厘舖子有一種美國的吹管，吹出的肥皂又大又不易破，一套只賣五塊錢。」爸爸，你給我買一套！」

「好，我告訴你的媽。」譚國材點點頭。

「五塊錢，你也得問媽？」健兒不高興地噘着嘴。

「噯，爸爸管公司裏的事，媽媽管家裏的事。」譚國材安慰道：「媽會答應給你買一套好吹管的！」

「阿健！阿健！」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叫喊聲，接着，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出現在屋子的門口；她的頭髮有些散亂，臉上有油污和汗跡。

「啊，你在這兒玩，你不知道家裏有事，需要人幫忙嗎？我找你，找了好半天！」聽着，你到何公司去買一瓶白蘭地回來！這兒是錢，一共是十八塊五角，不要丟了。來，過來拿錢！」

「我，我去買酒吧！」譚國材覺得孩子正玩

在與頭上，不該打斷了他的興趣。

那女人白了他一眼。「你到巴利去買東西，要是讓黃先生看到，像甚麼話？不管怎麼樣，做經理總該有經理的樣子。」

譚國材聳一聳肩，沒有說甚麼。

「你還站在那兒幹甚麼？」那女人盯了一眼他。

「還不起快沖涼去！」

譚國材像個聽話的小學生，慢慢地移動脚步，跟在那女人的背後，走進屋內。……

沖涼的時候，冰冷的水沖去譚國材的疲倦，也沖醒了他的腦子。

他想：「我真的不應該跟劉其敏爲難！」

「假如我搶去了他的工作，他將怎麼樣呢？」而且，我也犯不着去爭他的職位。

「就算是黃士仁真的調我當怡保的經理，我也沒有甚麼好處。雖然，我可以多拿二百元的薪金，可是，怡保的開消大，應酬又多，可說是『得不償失』。」

「都是秀蘭的心地不好，非要乘公司的常務董事黃士仁來這兒度假的時候，活動把我調去怡保。」

「我看還是算了！勸秀蘭別動這個腦筋了！」

他沖好涼，換好衣服，走進客廳，正好碰到他的女人從廚房出來，她上下打量着他說：「噯，怎麼連領帶也不打？」

「不用打了，打了領帶，怪不舒服的。」他說。

「你真是，——」那女人甩一甩手。「打了領帶，才像個樣子，你必須給黃先生一個好印象！」

他壯了一壯胆子，懇切地說：「秀蘭，我們爲甚麼一定要想去恰保？我們在這兒，不是滿好的嗎？」

「噯，你這是甚麼意思？」秀蘭瞪大着眼睛。「難道你還想讓我在這小地方受苦一輩子？哼！」她越說越氣憤。「這兒沒有一間冷氣戲院，沒有一家像樣的百貨公司，沒有一個夜總會；這個鬼地方，我已經呆了八年，你想要我悶死在這兒嗎？……」

「別說了！別說了！」譚國材怕他的太太像決堤的流水似地說得不停，趕忙說：「好，好，我去打領帶！」他匆匆走出客廳，像逃避災難一般。

走進臥房，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唉，我的勇氣去了那兒？」他自責地想：「剛才，我應該壯着胆子，把道理對她說個明白，……」

接着，他搖搖頭。「不行，我受不了她那一套訴苦；她一說起來就沒有個停，每一句都刺痛我的心靈，那比甚麼都難受。」

他打開衣櫥，抽出一條黑色領帶，心想：「我有甚麼辦法呢？我總不能跟自己的女人鬧翻啊！——這是命運，命運！劉其敏，不是我有意要跟你作對；這是命運，我沒有辦法呀！」

他對着鏡子打領帶，他發覺自己的臉色很差，接着，又發現頭上增加了不少白頭髮。他蹙一蹙雙眉，他的樣子越顯得可憐。

「啊，我是一個可憐的人！」他喃喃着，幾乎哭了出來。

忽然，外面傳來秀蘭的叫罵和皮肉碰擊的聲音，接着，揚起了健兒的啼哭聲。

譚國材錯愕了一陣，轉身向客廳走去；他剛跨進客廳，秀蘭便對他嚷着：「瞧，你的寶貝兒子！叫他去買酒，他可把酒瓶打爛了！」

「不是我打爛的，是一個吉寧人騎腳車撞倒了我。」健兒一邊哭，一邊申辯。

「噢，你把錯處賴在人家的身上。哼！難道你是瞎了眼的嗎？」秀蘭狠狠地甩了一甩手，好像又要打人；健兒機警地退後一步，可是他並沒有挨打。

譚國材連忙說：「算了，算了！我去再買一瓶。」

「說得好輕鬆！你一個月賺多少錢？一個經理，只賺三百來塊錢，」秀蘭輕蔑地吐了一口口水。「我當初要是知道你是這麼一個經理，怎麼也不肯嫁給你做填房；來這兒不但沒有享到福，而且，還得受你的前妻的寶貝兒子的氣。」

「好，好，我知道，你別……別再說下去了！」譚國材近於央求地說。「哦，不管如何，酒總得再買一瓶，——你，你給我錢，我馬上去買。」

「酒，當然得再買，不過，還得你的寶貝兒子去買。」秀蘭接着對健兒高聲叫：「來，快過手用力地把他的腦袋一指。『這一次再打爛了，就要你的命！』」

健兒上前一步，秀蘭一邊給他鈔票，一邊伸手用力地在他的腦袋一指。「這一次再打爛了，就要你的命！」

譚國材在旁搶着說：「是的，是的，這一次一定不會出差錯。哦，阿健，我給你洗一個臉再出去，這麼髒，多難看！」看見秀蘭沒有說話，他便牽了健兒的手走出去。

到了盥洗間，健兒的眼淚如泉似地湧了出來，他叫了一聲：「爸！」撲進譚國材的懷裏。

「乖乖，別哭！」譚國材輕輕地拍着兒子的頭，安慰着：「你剛才不是說過要買美國吹管的嗎？我明天給你買一套。」

「媽會答應嗎？」健兒抬起頭，問。

譚國材堅決地說：「不管怎樣，爸一定給你買來！」

健兒露出了微笑，但，他的眼睛仍閃亮淚珠。

譚國材拿了毛巾，彎下身，替健兒抹去臉上的泥污。「阿健，你沒有甚麼地方碰傷吧？」他關懷地問。

「沒有。」健兒回答。

「好，現在你可以走了，路上小心一點！」譚國材鄭重地叮囑。

「知道。」健兒點點頭。

望着健兒的背影，譚國材不自覺地喃喃着：「這是命運，命運！」

他回到客廳，已經是黃昏了，廳內一片昏暗，他順手扭亮了電燈。

他拿了一份放在茶几上的「通報」，一古腦坐在籐沙發上，翻看報上的武俠小說；這是他唯一的消遣，往往讓他消磨了晚上兩個多鐘頭的時間。在學校時代，他最反對武俠小說，現在，他却是一個武俠小說迷；他喜歡沉溺於武俠小說中的環境，也熱愛那些維護正義的俠客；看武俠小說，使他有一種超脫現實的感覺，也令他的內心產生一種快感，發洩了他懷中的鬱悶。

他正津津有味地看一齣聲鎮武林「中的」劍氣簫聲」一節，突然聽見「噯」地一聲；他大吃一驚，抬起頭來，看見自己的女人站在面前。

「國材，你看，我這麼打扮，好嗎？」秀蘭說着，輕輕地扭一扭腰，擺一擺手。

譚國材覺得太太好像很陌生，她穿着一件花綠綠的西裙裝，胸前掛着一串閃閃發亮的假珍珠項鍊，臉上擦着面粉又塗脂胭，唇上的口紅濃得幾乎要滴下來。他有六、七年沒有見過她這麼打扮了。

「怎麼，你一聲也不响？」秀蘭輕輕地嗽一嗽嘴，像是生了氣。

譚國材心想：「已經三十歲了，還打扮得這麼妖冶，真不像樣！」可是他卻無所謂地說：「好，很好！」

秀蘭可樂了，她雙手提起裙裾，靈巧地打了一個轉。「國材，你真是好命，討了我這麼一個老婆，又漂亮又能幹！嘿，不僅是你命好，就是我的命也好，看命的說，我一定富貴！」她走上前來，裝作天真的樣子，在她丈夫的面前蹲了下來。「國材，你別老是那麼自卑，你的臉孔國字形，是主富的，一定發達！」——現在，機會已經送上了門，這一次，黃先生來渡假，你給了他很好的印象，只要我們今晚稍為說幾句話，他一定調你當怡保分公司的經理；以後，我們再和他拉關係，將來，你有機會升任總經理的。……」

「啊，她的慾望可真不小啊！」譚國材想：「要是在古代，她必然想做女皇。」

「國材，你想想看，我的話說得有理嗎？」

秀蘭雙目注視丈夫，等待答覆。

譚國材淡淡地點點頭。

「你記不得我告訴你有關劉其敏的醜事？」秀蘭關心地說。「等一下，一有機會，你就得對黃先生說。」

譚國材隨便地「嗯」了一聲。

秀蘭站起身來，顯得十分滿意，也覺得十分高興。

這時，健兒回來了，他見到繼母，把手中的一瓶白蘭地高高舉起。

秀蘭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把酒交給阿芳！多要到了。」譚國材用親切的聲音說。

「不用他陪客！」秀蘭叫着：「這孩子太挑皮，——到廚房去吃飯；吃了飯，自己去睡覺！」健兒呆地站住，哭喪着臉。「阿健，聽媽媽的話！」譚國材對他使了個

眼色，好像在告訴他：「記得嗎？我答應明天給你買美國的吹管，你可以吹又太又好看的肥皂泡。」

健兒竟會父親的心意，乖乖地走開了。

外面傳來煞車的聲音。

「是黃先生來了！」秀蘭歡喜地叫着：「國材，你快出去歡迎他。」

譚國材慌慌張張跑出去，把黃士仁接了進來。

黃士仁已經五十開歲了，身體雖然清瘦，可是，精神奕奕，雙眼炯炯發光，顯然是個精明的人。他先讚秀蘭的打扮漂亮，後又欣賞客廳的佈置，吃晚飯時，他口口聲聲說菜燒得好；喝了一杯酒，便誇獎譚國材，他說：「國材兄為人老實，做事謹慎；這裏的人都讚揚他。」

譚國材紅着臉，連聲說：「那裏，那裏，黃先生過獎了！」

秀蘭搶着插嘴說：「國材確是老實人，規規矩矩的，做事又認真又勤快。」

「是啊，像這樣的人材，我們公司裏難得找到幾位！」黃士仁第二杯酒落肚了。「譚國材兄做這邊分公司的經理，實在是太適當了！」

秀蘭接着說：「其實，並不算適當！」黃士仁停下筷子，看一看她，顯得十分吃驚。

譚國材心想：「她不是要巴結黃先生的嗎，怎麼却要跟他頂嘴？」

秀蘭不慌不忙地說：「公司應該派國材到比較大的地方當經理，讓他更能為公司効勞。」

「哦，」黃士仁吁了一口氣。「我會考慮你的意見。」

「黃士仁應付得好！」譚國材想：「這樣，秀蘭不至於要跟劉其敏為難了。」

可是，秀蘭却說：「黃先生，我認為調國材去怡保做經理，是很理想的。——我們是怡保人，當地的社會關係很好。」

黃士仁又停下筷子。「現任的怡保經理劉其敏，也做得滿不錯。國材兄，你說是嗎？」

「是的，是的。」譚國材連連點頭。

秀蘭狠狠地瞪了她丈夫一眼。

譚國材一慌，夾好的一片魚肉滑落餐檯上，他紅着臉，低聲說：「不過，……」

黃士仁疑惑地看着他，又轉過頭來，看看秀蘭。

譚國材低着頭，沒有說話。

秀蘭急得幾乎跳起來，猶豫了一下，她勉強一笑。「黃先生，不是我們想說人家的壞話，不過，劉其敏的毛病真不少，為了愛護公司，我們不得不向黃先生說幾句老實話。」

「劉其敏有甚麼毛病，你儘管告訴我。」黃士仁的態度很認真。

秀蘭與高彩烈地開始她的得意報告了。

譚國材一邊聽，一邊感到不安。「唉，這一下子，劉其敏可真倒霉了！啊，這是命運，命運呀！」

吃完了飯，秀蘭的報告還沒有完，後來，黃士仁說他明天一早便要下山，譚國材乘機說：「黃先生該早點兒回去休息休息！」

「嗯，我也該回旅館了！」黃士仁說：「謝謝你們！」

秀蘭跟着她的丈夫送黃士仁出去，又送他上車。黃士仁關了車門，忽然探出頭來，說：「明天我到怡保，一定要好好教訓其敏，不能讓他這麼胡鬧下去；你知道他是我的外甥，他父親臨死時，曾交代我好好的照顧他，我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兒子似的，還希望讓他將來繼承我的事業呢！」

秀蘭變得像一個劣等木工雕刻的木偶，臉孔

果然無表情。

譚國材的內心却有一種痛快的感覺，他轉身

向住屋走去。當他經過健兒個鐘頭前吹肥皂泡的地方，他停下腳步，有所感觸地發出微笑。

# 霹靂河的召喚

冰谷

此叻河永遠富有青春活力，她越過無數的山巒的原野，沿途灌溉了不少田疇和菜圃，果園和椰林。像風情萬種的蕩河一樣，此叻河的倩影永遠烙在人們的記憶裡。那一片潺湲的流水，是一闕永聽不厭的壯歌！

倘使你曾一度生活在此叻河畔，其後因環境關係而悄然告別，那在叻河更會深深地緬懷着。也許，在異鄉的月圓之夜，夢寐中你也會情不自禁地，向它召喚又召喚。綠色如果是代表春天，那麼此叻河便有永恆的春天：那兩岸迎風舞動的芭蕉、那蒼翠深濶的椰林、那蜿蜒嶂疊的遠山，盪溢着四時的迷人景色。這幅畫面，淳樸而又秀麗。

我感到幸福與自豪，能够誕生、成長在此叻河畔的瓜拉王城，使我在蹦蹦跳跳的日子裏，就朝夕與此叻河為伴，受到她的撫愛。遠在八年前，當母親由種菸改行割膠的時候，工作的園坵就在王城的對岸，每天乘汽船去勞作，星期日我常常要同行。我喜歡坐在輕快的汽船，航行於此叻河上，欣賞兩岸繁茂的蕉風椰雨情調。你愛濃霧迷濛的清晨麼？告訴我：此叻河的清晨是多霧的。當黎

明踏着姍姍的蓮步蒞臨時，濃霧已經瀰漫着河面，彷彿是一個多情而又害羞的年青姑娘，輕盈地飄舞在曙光裏。在伊士干打橋下，在直落安順碼頭，更是舉目無際、燈燈一片的霧海；迷離，縹渺，而又令人眷戀與遐思。

清晨的此叻河固然美麗，夜的此叻河更加迷人；尤其是月明星稀之夜，駕着一葉扁舟，一聲欸乃，蕩漾於波光鄰鄰的河面，輕颺徐送，榮聲燈影，極易使人跌入「細草微風，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的幽雅畫面裏。夜泛此叻河，自生以來，我只有一過一次體驗，雖僅僅那麼一次，但已够令我畢生難忘、神往及回味了。

去年，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朋友邀我到此叻河上游的真德隆發電廠去巡禮。帶着一顆飛翔的心，我盤桓在高聳宏壯的堤壩上，諦聽那如萬馬奔騰的水聲。第一次，我瞭解此叻河有着雷霆萬鈞的衝激力，以及她所賜予萬民的恩澤。四月，風雨綿綿，此叻河也格外毓秀，沿河的果樹開始爭妍鬥麗，灼灼地開花了；尤其是燦爛的榴槤花更不甘寂寞，片片落落滿河面，隨着決決的波流，默默漂向遠方。你可曾留意，四月落花繽紛的

此叻河？

榴槤飄香的季節，是人們歡愉的月份，是靠此叻河岸果園生活的。人們一年中希望最濃的日子。他們像辛勤拾穗的農夫，在朝曦裡把榴槤一顆顆撿起，將紫色的山竹和自熟的紅毛丹擲下。試揣想吧，這時的此叻河是如何的熱鬧！河面的船艇多起來了，一隻滿載着香果，滿載着希望，朝着城市駛去。

那是七月裡的此叻河！娉婷的此叻河，日夜靜靜地流着，流着；但是，在人們的記憶裏，她有過怒吼的歷史：她曾經吞噬

## 天空

·馬角·

露天茶座的季節  
許多的藍眼睛  
匯成了一片碧藍的海  
啊！碧藍的海  
碧藍的宮殿  
如雨的含情的視線  
處於五月的炙熱和寂寞  
只有我  
和幻覺中的一片無盡的藍

## 醉

·羅濤·

急遽奔動的霓虹光流是飲者的血脉  
爵士舞曲與杯瓶的瓊瑤糾結在一起  
眩暈了 飲者的理智 於  
酒瓶與酒杯的穿梭  
國籍與年齡的意義  
死亡於錯綜之移動  
男女間的界綫於杯中 接受酒精的腐

蝕

「來吧！我們應儘情歡樂！  
來吧！我們都沒有犯罪！」

兩岸的甘榜和田野，把沿岸的市鎮淹沒，也不知多少生命在她的狂暴裡毀滅了……然而，這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以前的事了。現在，她隱埋了過去的野蠻。她和平了，溫善了。把幸福帶給熱愛生活的人們，她把理想帶給年青的土地。

在日常生活中心，儘管是忙碌，我總要撥出一段時間，在此叻河畔作一回悠閒的漫步。我喜歡踏着白沙，逡巡在河灘上，追尋灰燕輕盈的飛翔，諦聽聲聲呢喃；或靜觀河旁蘆葦的舞動，祈求颼風飄來縷縷花絮。在河畔，我會歌唱，也會寫詩。我永遠忘不了這母親的河。我要謳歌那逶迤的流水，像讚美心裏的年青姑娘一樣！

此刻，此叻河呵，你可曾聽到我的召喚？

# 一個女人

山芭仔

她只管望着前面，雙眼死死的盯着，微藍的街燈照在她的臉上，益發顯得蒼白了，雙頰深陷，無血的口唇緊閉着，她雙手交叉在胸前，一條棟柱似地站在那裏——她的身軀並不比棟柱肥。她就只管望着前面，前面那橫飛的細雨，輕快得似乎在嘲笑她：前面那行人越來越稀少而又越來越潮濕的街道；前面那漆黑的夜，以寒風欺負她。

打了個冷噤，她趕快縮緊身子。

「××，這樣的冷……」一位戴起平光眼鏡的，唾了一口，咒了一句，開口說。

可是，她沒有心聽，她只模模糊糊的聽到她們竟談起那些所謂婦女領袖。

「她們，臭貨，家務有個人管理，吃飽了飯沒事做，就來喊喊，說甚麼衙門應該禁止我們的活動，說我們又甚麼有傷風化……」

「呸！她們就以爲我們不用吃飯……」

她不耐煩聽了，退後一步，依在人家的門板上。這些埋怨，詛咒，她已不知聽了幾百次，尤其是下雨天的時候。而她自己也不知說過同樣的話有多少次了，以致她一聽到它們，就不由得發起火來。空言又何濟於事呢？

嘿，她恨恨地吸了一口烟，然後慢慢的吐出，看着白霧消散在黑幕中，她以前不也會這樣奚落過做妓女的嗎？說甚麼做「野雞」的是賤貨，是賤骨頭，是……而且她還不屑的嗤之以鼻……

她又怎能怪她以往的天真無知呢？那時，世界對她還是那麼美麗，鳥兒只是爲了她才啼唱；她更喜歡花兒向她獻媚；那時，太陽總是那麼溫和，而月亮又總是那麼多夢。清溪是她的搖籃，遠山是她的夢國，而甘榜是她的天堂。

現在它已成爲一場不堪回首的夢，烟消雲散，不留痕跡。她不禁黯然神傷，兩道畫得細細的眉毛皺成一線，臉上的厚粉也脫落了一些。現在她是衰老了，頭髮粗糙了；皮膚也呈現褶皺；眼睛失去了光彩，而且身軀更顯得可憐。

可能爲了她逐漸衰老，也可能爲了貪新厭舊，那個死鬼老公只用把她帶去Balai Shara，經「加地」一紙公文，她就變成個無家可歸的孤靈了，她的老公不要她，她也不能回去甘榜了，因爲她的父母老早就瞑目在地下。最慘的，還有幾個小孩拖在她身旁。馬來婦女根本就很難找到工作做了，何況她呢，一個棄婦？

於是她就這樣落在龜婆的手中了。於是她就這樣的必須呆在街頭，當人們躲藏在溫暖的家中時，受黑夜的威逼，受寒風的侵襲，雨箭的攻擊，和人們的不屑與唾罵。

然而她是深陷下去了，她站着的那塊地逐漸下沉，下沉；她極力想抓住周圍的土地，不讓她自己沉下去。可是太遲了。

時間確是遲了，戲院散場後飛馳電掣的汽車已過了老久，忽忽而走的行人也早不見踪影了。就是對面那間專做鬼佬生意的咖啡店也關了門。

街頭愈顯得冷清了，在不遠處反映着片黯淡的白光。兩旁的房屋已熄了火，黑沉沉的壓在她心頭，那蒼白的街燈照上去，越顯得鬼氣沉沉。

等在樹蔭下的三輪車夫也不耐煩了，狼似的叫嘯着。有幾位索性在街上兜圈子，猛搖着車鈴，越使人心煩。樹蔭處却傳來她同伴們和車夫打情罵俏的聲音。她的心不由緊了緊——她是深明那種心情的：溫暖，一點溫暖也够了。

「喂！」不知幾時在她面前站了一個外國水兵，酒醉似地看着她。

她猛醒過來，裂開嘴，打着不流利和不純正的英語：「你要女人？」身旁的同伴們興趣地走開了。

那外國水兵一手支着門板，臉兒湊得很近，想在她臉上吻一個香吻。她極力以雙手推開他，口裏不停的喊：「No Man！不！不！」

「來，來，只一個，一個罷了！」

「不！不！不！」

外國水兵見討不到便宜，沒趣的想走開，可被她一手抓着：「莊尼！哈囉，莊尼！」把塗滿白粉的臉趨上。最後索性整個人投向他懷裏撒嬌。

外國水兵野獸地緊抱着她，吻她的頭髮，吻她的臉，雙手盡量摸索，至老久……老久……問他。「莊尼，有鋪沒有？」她終忍不住，仰起頭。

他停下來，望着她，內心燃燒着慾火。最後那張厚嘴唇開了，說了甚麼，她可沒聽清楚。「莊尼，有儲沒有？」

她覺得耳朵有點癢：「多少？」

這是她最後的機會了，於是她開了一把刀。「這樣貴？」那水兵搖了搖頭。「這樣老了，還這樣貴？」

「老才有經驗呢！不貴！不貴！」她忙說。「不要！」水兵放開她，蹣跚的想走開。

雖然她討厭他那副嘴臉，和那股難聞的酒氣，她不能讓他走。從七點鐘站到現在，她必須找點代價。要不，龜婆那張腫腫的臉將會鐵青，雙

眼會睜得月亮那麼大，而那隻口將像鱷魚的，張大來吞吃她。最後她想起那間狹小的房，沒有光線，沒有裝飾，連板壁都腐爛了；房內充滿一股不很健康的霉腐味道。就在這房中，她那幾個小鬼似的孩子，注視着門口，期待着她的歸來……於是她飛快地抓着水兵，瘋了似地只管說：「你欺負我！你欺負我！……」似乎把他當着這世界，這個環境。

她却迅速的爬起，又抓着他的衣服，喊着：「你欺負人，你欺負人……」喊聲响在空中，就像鬼叫。

那水兵這次真可氣憤了，口裏咒着，一手把她推下溝渠。幸虧她腳落先，沒有跌傷。

這時驚動了鄰近的人，跑來圍看熱鬧，冷言熱語的談論着，有的還振着嘴笑。

那水兵見那麼多的人，誤解了他們的意思，乾脆的對她說：「五塊！」

德士叫來了，她跟着他上車，明天的生活總算有個下落了。

車燈開大了，然而却照不亮她前面的路……

## 連瑣

周夢蝶

再為我歌一曲吧！

再笑一個愁斷人腸子的笑吧！

月亮已沉下去了

露珠們正端凝着小眼睛在等待

等待你踏着軟而濕的金縷鞋走回去

走在他們底眼上——

像一月楚楚可憐的蝴蝶

走在剛剛哭過的花枝上。

關着的夜——

這是人世底冷眼

永遠投射不到的所在。

挨着我坐下來，挨着我

近一些！再近一些！

讓我看你底眸子是否和昨夜一樣

孕滿溫柔，而微帶憂愁；

讓我再聽一次你乙乙若抽絲的耳語

說你是父親最小最嬌的女兒  
在十五歲時……

怎樣荒謬而又奇妙的遇合！

這樣的你和這樣的我。

是誰將這扇不可能的鐵門打開？

感謝那淒風，倒着吹的

和惹草復沾幃的流螢。

「滴你底血於我底臍中！

若此生有緣：此後百日，在我底墳頭

應有雙鳥翠色繞樹鳴飛。」

而我應及時打開那墓門，黑色的

足足囚了你十九年的；

而之後是，以錦褥裹覆；

以心與心，口與口的噓吹；

看在我聞不容髮的懷內

星眼漸啓，兩鬢泛赤……

說什麼最多是填不平的缺憾！

即使以雙倍恆河沙的彩石。

挨着我坐下來，挨着我

近一些！再近一些！

不要把眉頭皺得這樣苦；

最怕看你以袖掩面，背人幽幽低泣

在燈影與薰影搖曳的窗前。

關着的夜——

這是人世底冷眼

永遠投射不到的所在！

再為我歌一曲吧

再笑一個愁斷人腸子的笑吧

當雞未鳴犬未吠時。

看你底背影在白楊聲中

在荒煙蔓草間冉冉隱沒——

不要回顧！自然明天我會去跪求那老道

跪到他肯把那瓣返魂香與我。

（註：連瑣，女鬼名。見聊齋志異。）

# 老爺車

魯莽

好幾年前，在我外婆家的那個貧困破落的甘榜裏——交通還是很落後的；除了那條像蟒蛇般的黃泥路可通達三英里外的一個小鎮外，整個甘榜委實找不到第二條更好的通道。因為路面泥濘狹小，只能容納兩輛並排的車同時走過；在我斑駁的記憶深處，這些洋溢著泥土氣息的事物中，給予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阿強舅舅的那輛高大的老爺車。

那的確是一輛很破陋殘舊的腳車，油漆脫落，整個車身不是生著斑斑的銹痕，就是沾滿了骯髒的油污和塵埃；而且前輪的那個遮擋泥沙的護蓋也不見了，任誰也猜不着它先前是怎麼樣的。後面滑稽的裝着一個可以用來運載東西的車架，又濶又大，時常「急急軋軋」的隨著腳車的震盪而沿路高歌。

阿強舅舅本來沒有購買腳車的意思，然而，當那個看管烟房的柯老頭要搬遷到別個地方做生意的時候，忽然的到我外婆家裏來，央求阿強舅舅能够秉承外祖父善於助人的德性，做好做歹留下他那輛沒有脫手賣掉的老爺車。阿強舅舅經他這麼一陣的誠懇哀求，連看也沒有看，竟然爽直的答案願以二十塊錢的代價收買下來。

過了兩天，阿強舅舅把老爺車「急急軋軋」的騎回來，外婆淡漠的看著，心裏很不高興。對於任何老舊的腳車，她都有種厭惡的感覺，據說這種怪癖的感覺是她在五年前外祖父逝世之後才

有的。五年前，外祖父有一輛非常殘舊的腳車；一天下午，他照例載了一大疊曬乾的膠片，準備送去煙房薰亮，不意在橡林裏給樹根絆倒了，整個身子重重的直從車上掉下來，就在這一次，外祖父因摔傷而染病死了，而那種對舊腳車厭惡的感覺，却根深蒂固的蘊蓄在她的心坎裏。

「我們要這東西幹嗎？整整五年了，我們沒有它，日子也不是過得好好的？」她說。

阿強舅舅無話可說，向蘭姨要了一塊破爛的布塊，勁自的抹拭老爺車的油污，檢驗電燈的燈泡，以指頭彈彈老爺車銹褐的骨架，自言自語的說：「二十塊錢花得並不冤枉，這輛腳車的機件都很好；在我們這小甘榜裏的腳車，並不應該講究外表漂亮，頂緊要的是堅固耐用，就像我這輛一樣。」他彷彿誤會了外婆的意思。

但無論怎麼樣，打從這一天起，老爺車也是外婆家裏重要的一員了。阿強舅舅的心眼兒一向很豁達，爲人也很慷慨，如果左鄰右舍偶而有些急事到來借車，他會滿不在乎的笑着說：

「嚶，大家都是老鄰居，要用就牽去用吧！還講這些客氣話！」

在這些常常上門借用老爺車的鄰人裏頭，次數最多而且常常按照一定的時間來借的，當然是那個住在隔河的馬來人莫哈末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善良而可憐的。我只知道他在橡林外有一小片蔥蔥的椰林，一片長着一束束鬚鬚似的纖絲

的玉蜀黍，以及十幾棵榴槤和紅毛丹，照理，他的日子是應該過得頂愜意的，但情形恰巧相反——他比誰都窮。家裏的一大窩蠢蠢蠕動的蚊子，差不多個個都掛着一張菜色的臉，拾着一個可笑的大肚子，彷彿要把他直啃得枯乾精盡似的。他是上門借慣了的，差不多每隔一兩天總要告借一趟，運載一些剝淨的椰子或煮熟的玉蜀黍到小鎮上去兜賣，換取一點油米之類的日用品。他每一趟來借的時候，照例一邊謙遜的裂著嘴兒，一邊伸手從竹籬裏檢出三幾包玉蜀黍推到阿強舅舅面前，也不理睬對方客氣的推却，像送點東西是他應盡的義務，一邊帶點尷尬的神情，嘮嘮叨叨的說：「園地貧瘠，種不出甚麼好東西，只有玉蜀黍還算好，因仄，你嘗嘗看！」

「怎麼好意思呢！每趟都接受你的東西？」

「每一次阿強舅舅都拗不過他的熱誠。」

但是這件芝麻樣的事落在斜對門的劉二孀眼裏可就不同了，在背地裏那裏那氣的說長道短，正如發掘到甚麼大不了的秘密似的。這婆娘，天生兩片扁平的薄嘴唇，用在申動是非的時候往往比講正經事的時候多，說起別人的閒話來吱吱喳喳的直如响個不停的機關槍，還夾七夾八的穿插一大串「哈哈，哈哈」的口頭禪，又刻薄又鋒銳，鬧得前前後後的幾家人都討厭她。她過去曾經爲了一隻失散的雞子的小事，指槐罵桑的詛說有人妒嫉她會養雞，同蘭姨口角過一次，兩個入站



在大井邊足足寫了兩個鐘頭。自從這次以後，無疑的，兩家之間的那種煩繁親切的來往便不復存在了。有一天，我陪蘭姨到大井邊清洗凝結的膠塊，大井邊已經蹲滿了人，劉二嫖也難在裏面，正吱吱喳喳的和外婆左鄰的張嫖與對窗的王嫖談得很起勁，唾沫星子在薄唇外橫飛。她彷彿沒有看見蘭姨，繼續高聲的說：

「哈哈，哈哈，你們都看到了，阿強花二十塊錢買那輛老爺車借給馬來人用，妳說是慷慨麼？鬼才相信！嘿，不是我劉二嫖喜歡多嘴，說穿了還不是貪圖那馬來人的一點東西？哈哈，阿成前兩個月也不是買了輛新車麼？牌子好，亮晶晶的差點閃花了我的眼，哈哈，我劉二嫖就不希罕三幾包玉蜀黍，叫阿成把新車借給人家當爛牛車。……阿成就是她的大兒子。」

蘭姨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氣得用力摔下手裏的鐵桶說：「嘴裏長狗牙，要亂吠也得看看臉色呵！」

劉二嫖先是怔了怔，隨即氣呼呼的像頭咆哮的小野獸，抹紅了頸子同蘭姨罵起來，嚇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呆呆的望着她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嚷。這樣的嚷了一陣，幸虧正在井邊淘洗東西的王嫖、張嫖等人都是好是歹的出來勸和，但劉二嫖還是「哈哈哈哈」的嘟囔着。

我要說的事是發生於我在外婆家寄宿的那年八月間，距離小鎮上的神爺廟開光迎神的事還整整有兩個星期的日子；在這生活如同死水般寧謐的小地方，迎神開光是件頂惹人關注的大事。阿強舅舅對鬼神這類的東西本來沒有好感，迎神會更提不起他的興趣，他只記着莫哈末為甚麼一連三天都不來借老爺車，也沒有往鎮上兜賣他的玉蜀黍和椰子。

這天傍晚點燈的時候，有人從隔岸的甘榜回來，說莫哈末的那個最小的孩子哈帶兩天前的病，昏昏沉沉的躺在草席上呻吟，額角上火辣辣的燙得很厲害，誰也不曉得他患了甚麼病。

「希望他能够湊點錢回來，給哈帶看看醫生。」阿強舅舅聽到這個消息，憂鬱的臨着板上顫動的影子說：「像我們這種窮鬼，天生來就不應該患病；一患病簡直是迫人走頭無路。」

第二天清晨，當遠處的橡林深處揚起一陣粗獷的歌聲，莫哈末已經楞楞地出現在我們的門口，正如他往常來借用老爺車的情形一樣，只是空垂着雙手，肩膀也沒有揹馱着那個盛滿作物的破竹籬。

「因仄，是我。」莫哈末啞着喉嚨說。我發現他瘦多了，眼皮也黑了，一張滿佈皺褶的臉掩着一層陰沉的哀傷與憂鬱。

「聽說哈帶病重了，昨晚去看了醫生沒有？」阿強舅舅不安的說。

「因仄有心了，但——哈帶昨晚病死了。」他突然蒼沉的對阿強舅舅說，臉部安靜得沒有任何的表情。

「哈帶死了？」阿強舅舅不勝驚訝的提高音調，疑惑的直瞪着對方的眼睛，楞了半晌。

「嗯，昨晚病死了。」莫哈末依然安靜的說，但突然的壓抑不住那悲恸的激情的溢露，噙着一泡眼淚說：「哈帶來是不會死的，假如我身邊有些錢。但是，因仄，我三餐都照顧不了啦，那裏還有錢給他打針看醫生呢？唉，都怪我自己沒有本事！」

「你叔叔沒有借點醫藥費給你嗎？」

「沒有，他不在果園裏。我趕忙跑到十幾英里外的一個甘榜去，懇求我哥哥哈山借了三十塊錢。回到小鎮的時候，天很黑了，醫生說我們的甘榜交通不好，路程又遠，堅決不肯前來，唉，因仄，你說吧，我還有甚麼辦法？祇有等待天明了。……可是哈帶的咳嗽聲漸漸地微弱，呼吸漸漸地困難，窒息的次數越來越多，胸膛幾乎要爆裂了。我只有眼巴巴的看着他可憐的在痛苦中掙扎，嚥完最後的一口氣，我的心也碎裂了。唉，我的小小哈帶啊！那時候天還沒有亮呀！……」

阿強舅舅聽了，沒有說甚麼，也陪着喟然的歎息起來。

莫哈末的神情很古怪，緘默了一陣，接着說：「算了吧，端阿拉注定我應該承當這種痛楚，還有甚麼可說的？我打算把哈帶的屍體抬到小鎮去，只是，因仄，你曉得這地方的交通不好，我想請你幫個忙，借用你的腳車。」

「是的，你別太傷心了。要腳車麼？儘管拿去用吧！」

莫哈末勉強的擠出一絲苦笑，靜靜的騎着老爺車去了，迎向一根根晶亮的陽光柱子；但在我的眼簾裏，他的身影彷彿愈縮愈瘦小了。

過午，蘭姨挑着膠液回來，說她看見莫哈末悲哀的推着老爺車，同三幾個載宋谷的人慢吞吞地朝小鎮的方向走；老爺車的後面赫然的載着一個像木箱的東西，蓋着一塊小小的白洋布。

莫哈末送還老爺車的時候，太陽已經西斜了。阿強舅舅再慰藉他一番，彷彿想起了一件甚麼要緊的事，說要到小鎮上去找個同事談談。他草率的換了件清潔的衣服，騎着老爺車走了。隔不上半個鐘頭光景，外邊忽然有人吵吵嚷嚷的，不知道出了甚麼事。我覺得很奇怪，一個人奔跑到大門外，看見阿強舅舅頹喪的推着那輛老爺車回來，掌心、肘子都擦傷了，斑斑點點的滲出許多殷紅的鮮血；更慘的還是他的兩個褲管，雪白的斜紋布染得一片紅，一片褐，辨不清是血液抑是泥漿，右邊的一個還劃破了一個洞眼，濡染着紅紅的血。

「啊呀！不好了，阿強舅舅撞車啦，阿強舅舅撞車啦！」我驚恐的看着阿強舅舅，心裏一急，也不待問清楚發生了甚麼事，就高聲的喊嚷起來。

正在灶邊準備炊晚飯的外婆和蘭姨聽到了我喊嚷的聲音，都慌慌張張的從廚房裏跑出來，剛巧阿強舅舅已停好老爺車，一聲不響的跨進門來。她們一看見阿強舅舅的那種狼狽的模樣，和他

手腳上點點的血漬，都怔住了。外婆連忙叫蘭姨進去拿紅煙和布塊。

「媽，沒有甚麼，沒有甚麼。」阿強舅舅看兩隻紅紅的膝蓋，無可奈何的說：「還好，只是絆着樹根，摔傷了一點。」

外婆關切的趨前察看阿強舅舅膝蓋上的傷處，又看看他掌心和手肘上的傷痕，都是擦爛了皮膚，幾乎放心得多了，趕忙搶過蘭姨拿來的紅煙和布塊，仔細的給他包紮傷口。

門外，劉二嬸正在對幾個鄰居高聲說：

「哈哈，我說呀，幫人也要有個諱忌。聽說阿強今早把脚車借給莫哈末那個老鬼，載他哈帶的棺材到小鎮去，才隔不上兩頓飯工夫嘛，阿強無端端的給脚車摔傷的，怕不是脚車犯着妖那麼？」

「是啊，是啊！妳說得一點也不錯。」外婆叫嚷起來：「我也是這麼想：借給喪家的東西最容易招邪，好多人都是這麼說的，我看——啊，阿強，你該聽到了，買輛脚車招災惹禍的，有甚麼好處？趕快賣掉它吧！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也得可憐媽只有你這個命根子啊！」

幾個鄰居也勸阿強舅舅別違拗外婆的話，令她太傷心，乾脆把老爺車賣了。阿強舅舅被迫沒有辦法，勉強答應待他傷口好了才找個買主。這樣平靜的過了十多天，小鎮上的神爺廟舉行迎神了，甘榜裏的人都趕去進香；阿強舅舅的傷口也結疤了，遵守着他自己的諾言，準備過兩天把老爺車賣給小鎮上的車舖。我想，這件事如果給那個一向把老爺車視為眼中釘的劉二嬸知道，一定會樂得嘿嘿的歡笑。然而她並沒有歡笑的機會，事情就發生在那天晚上。

那一晚，阿強舅舅和蘭姨都趕去看酬神戲了，他們就心我在戲棚裏打瞌睡，都不願意帶我一塊兒去。我只好陪外婆留在家里，要她明天帶我去看日戲。當外婆正在縫補阿強舅舅的破褲時

二，外面有人推開虛掩着的門進來，我聽得出是劉二嬸的聲音：「哈哈——」

「哦，黃大嬸，我真個急死啦，妳說怎麼辦好？阿才還是整夜迷迷糊糊的喊嚷，也不曉得嚷甚麼？全身熱燙燙得簡直像個小火爐，現在喉嚨也痛得厲害，我灼焦的就心他會像莫哈末的哈帶……我就想漏夜送他到小鎮的醫館打口針，可不知道阿強在家嗎？」

「他們兄妹倆一早就趕到神爺廟湊熱鬧去嘍，」外婆說：「阿成呢？他不是也有一輛新脚車？」

「唉！還提那個天壽，哈哈，他早就溜得連個鬼影都沒有。前前後後的厝邊我都去過了，每個會騎脚車的儘都看戲去了，唉啊，……」

她們以後還說了些甚麼來，我可不曉得，也聽得不很真切，彷彿是外婆忽然叫起來說：「啊！剛才妳不是提到莫哈末麼？依我看，妳還是不妨去說說看，他也許肯幫趟忙的。還有，阿強的脚車也在着，救人要緊，快點去把！」

找莫哈末幫忙？借用犯着妖邪的老爺車？我不曉得，沒有睜開眼睛，只迷迷濛濛的思想着，也很悶得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第二天，我才知道劉二嬸的那個六歲的小寶貝阿才昨晚病重了，全身燒燙，像夢囈般的嚷說喉嚨疼痛，劉二嬸着急的撐燈照個清楚，看見他咽喉頭有點白白的東西，驚惶起來。後來虧得莫哈末沒有推辭的到來幫忙，騎着阿強舅舅的老爺車上，漏夜把阿才載到小鎮的私人醫館去。聽說醫生給病人打了兩口血清針，相信待多三幾天便沒有問題了。

也許是爲了這個緣故，阿才病好的那一天，劉二嬸還送來一隻肥胖胖的雞，說給外婆補身子，一壁「哈哈，哈哈」的稱讚莫哈末是好人，稱讚阿強舅舅的老爺車最有用處。但，阿強舅舅早把老爺車賣掉啦。

兩個月後，蘭姨又嚷說要買輛脚車，自個兒的到小鎮去，但可奇怪，她買回來的竟是阿強舅舅賣掉的那輛「急急軋軋」的老爺車。她高興得活像個天真的小孩子對我們說：「有甚麼奇怪呢？我檢來檢去，還是這輛老爺車好；我一看見它，立刻會想起一段有趣的故事。」

外婆默不作聲，也許她那種對舊脚車的厭惡感覺有了新的改變？

## 心 笛 冷 若 冰

以每一片舊影湮沒我  
撲朔裏步妳白漆的花廊  
從未念及  
百年後夢着那星  
蓮燈似的亮在心裏

如何傾向我呵  
如一朵高原的薔薇  
以舞者之眸向我挑逗  
乃醉死在妳腦的幽暗裏

妳之珊珊采一季的光彩而來  
在相思木之上與虹且昇  
翹翔裏臥兩岸柳色

我夢中的巢湖盆地呵  
在妳青淺的脈脈裏  
綠水般蜿蜒的流進我的响往裏  
黃昏自鍍金的簷壁逼進  
翻過噴泉的顛慄  
便映入我的髮叢，我的林  
如思念在妳的腦與影之後  
含羞草般的纏伏着

鐘聲爬過了誰家的尾脊  
島上緩慢的二年呵  
如此頻頻的以細雨敲打着濱岸

# 炎熱的早晨

丘瑞河

風扇呼喝了一個黑夜，已經倦了。這是煥熱暴驟的禮拜天早晨，窗口立一盞早熄的路燈。「拍！」地一聲，我把風扇關上了。開了門，那隻母貓又在門縫「妙！妙！」地嚷着要鑽進來，我一脚把牠蹴翻了去。四下裡靜寂，走廊有昏黃的光影……

我鬱鬱地走着，走在靜寂的街上。忽然，碧波一片，金太陽自迷霧的海上升起，舉頭一看，面前是金的草地，金的樹；剝落的噴水池滴漏着金的水。我忽然想起那些孩子黑亮亮的睡眼，少女的細勻潔白的牙齒，但那是屬於一百年前的茵夢湖的夢。此刻四周多靜寂，然而却又不安和暴驟；何以會有如此的一天，如此的一個早晨？

軍艦以剪影的雄姿被遺忘在碧波的海上，不見那些掛着滿口大鬚子的水手在霓虹燈下躍躍。他們來自另一世界，也依然回到另一世界。人們在堤岸上朝着金光，我也在堤岸朝着金光。看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底養尊處優的保身術：伸腰屈膝（對印度洋的軍艦），奇怪的華人操作（對印度洋軍艦）；他們說他

們懂得自然，瞭解大自然的恩賜，我却從內心深處嘔出厭惡，但不敢和他們爭執。

堤岸作了一個急彎，又長長伸向遠方；海傍的古堡的往日炮聲還留在我耳裡，如今它也和苟延於海潮的爛石一樣，逐漸為日光懾服。啊，還是想昨日罷，想昨日，在直透巴士上，風嘩啦啦地吹着，座前那女孩子的秀髮不停地為風所挑撥和痴纏。她以細長的五指掠着，好像就心那秀髮要撲上後座人的臉孔。我望着窗外那些驚懼小鳥飛開的椰樹，噴出一口又一口苦味的煙。那少女白皙的兩肩後的一顆紅鈕兒映着陽光在顫動着，像玫瑰苦待最後的綻放……

走到堤岸的盡頭，我又轉回來；坐在情侶椅上，我無所期望。想起曾在書店遇見的久違的朋友，仍是一臉的麻木和憨笑，想誰說過：「過度思維者也必是脆弱者」。平平板板的，單單調調的就像那從東邊到西邊都是一般直的海岸綫。小調兒嗓子甜甜的，是流行了二十年的吳鶯音的歌，從一個手提的半導體收音機裡傳出「滄海桑田

難為水」，「明月千里寄相思」。半導體收音機消失在我面前，吳鶯音也就扭呀扭地落在我身邊。我無意中看了收音機的主人一眼，她有一頭頑頰的長髮，披在肩上。

我看她一眼。

然後我歸於無望。想什麼呢？

晨光暴露她一臉的世紀末的風情，她的唇上的口紅蓋不住昨夜被戲謔的殘跡。

我看她一眼。

我是疲乏而困頓，不如意而暴驟。她可能在想：「虛偽什麼，這

不過是一支苦澀的爵士！」我可沒衝上前，對她說：「知道麼？今早出門，我一脚踢了一隻懷孕的野貓！」

她不復看我，乃以紅冠丹的小指從手提袋勾出一串鑰匙；吳鶯音之曲突然中斷。接着我聽見車門沉重的關閉，引擎不安地抽動，一輛褪色的奧士汀倖倖地開過我面前。我站起身，剛才那個做華人操的傢伙沿着堤岸迎面而來。金色的海面，發出笑聲，那笑聲在延續，無止境地延續，我撇着嘴，也笑了。我以一掌擋着碧波上的太陽，問天空：「你為什麼存在？」

姚拓另一新著

## 美麗的童年

這是一本樸素的散文集，作者用了他最真摯的感情，寫出了他童年的最美麗而又最值得回憶的許多事情。全書共有二十八篇文章，文字輕鬆有趣，讀後會給你一個深長的微笑！

各地書局 均有代售

總經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割牌

原上草

一天下午，我到醫院去替我的小孩兒割牌。說也可憐，我這個小孩兒在醫院裏已住上整年了，從頭到尾，沒有一位親人在旁邊照顧，而且只不過是兩歲不到的孩子，就這樣由他自生自滅地和命運之神去掙扎。當然，我不能怪弟弟和弟婦忍心，他們住在老遠的外州，爲工作，爲家務，自有他們的艱難。要這麼爲個病孩就擱三天兩天，也許勉強強行得通，但是這種病却不是三天兩天所能解決了的事。所以明知放心不了，也只能任由他去。

我這侄兒的病是先天性缺憾，一出世便在口腔上面多了一道縫，時間和縫口一齊增長，說話咿唔不明，吃食打鼻腔裏向外噴，簡直是到了不能不理的地步，弟婦把他連同當地醫院的介紹書帶到這個大城來，病孩寄託了院方，責任交託了我。我按時日爲他們到醫院去探視侄兒並替他向家中寄送平安的消息，想不到這麼一拖就是整年。整年來毫無動靜，侄兒的病一拖再拖，院方好像把這件事給忘了。他在我眼裏一次比一次增高發胖，心裏就一次比一次爲他感到孤獨可憐。

幾個月前，弟弟叫父親來過一趟，那是接到我的信息而來的。因爲根據院方的護士告訴我，孩子的口腔已經施過手術，可以出院了。我心中一喜，渾身有如卸下一副重担似的舒服；寫給弟弟的信也充滿了催促的意味。父親老遠趕來要帶孫兒回家，結果撲了一個空，護士說孩子新縫創

口破裂，這是喜愛他的院方工作人員，給他太多食物的緣故。創口收了復裂，事情就不簡單，醫生不讓割牌出院，父親算是白跑，我的責任仍未完畢，要延至何年何月，就是醫生也不明不白。

以後，差不多有兩個月沒到醫院探望侄兒去，我不是可以放心，其實去了也莫過如此，他一直是活潑、健康快樂、講話咿唔不清，其外有很多喜愛他的護士。我去的作用，只是讓他覺得院方的人士外，還有一個來自外面的關心他的人。同時最少也可以叫院方人士知道，這個孩子並不遭受家人的遺棄。因爲我就聽得那些護士這樣向我說：

「這樣久了，他的爸爸媽媽怎麼不來看他呀？」

「他們住得很遠，不方便來。」我的回答，唯有這樣才合理。

「送給我們罷，他在這樣住得很好，大家都喜歡他。」

「好呀！」

當然，我的意見並不能代表弟弟和弟婦，這樣說只是應酬話。但是她們的確有這個希望，我從話裏就覺察得出來。一個病孩在我身上套上了麻煩，却在她們心裏織起了情感，真使我感到意外。自自然然地也使我聯想到侄兒所以遲遲不能出院，也許和這種微妙的關係不無原因。

那天我再到醫院去，本來是抱着虛應故事的

心理，好在寫給弟弟的信裏有一些實際的根據，不想竟意外獲得孩子可以割牌出院的消息。我立刻給弟弟去信，心裏仍在半信半疑，不知會不會又叫家裏人白跑一趟呢？我沒有把握。

父親又來了。家裏除了他以外，好像沒有可以分得身的人。我和他到醫院去，那是超過了探訪病人的時候，病房外的柵門已經關上，我們剛好趕得上會見快要下栓的守門人。他問明原因，要了病孩的名卡，進去一趟後出來對我們說。

「進來，一個人！」

我走進去，在護士室裏會見值班的工作人員。一個印籍的女護士把我打量着，一面輕快地掀開簿冊。

「啊！好久了。」她慨嘆地說。

「是，好久了。」我漫應着。

她又掀着記錄病情的卡片，「是你來帶他去嗎？」

「不，我的父親。」

「今天就要出院？」

「是呀！」

「但是，醫生說他的牙齒……」

我的心登時一沉，想到不要是又一番白跑！我打窗口望出去，白頭的父親斜倚在柵門外冥想。再轉過頭望進病房裏，小侄兒的胖胖身影，正夾在一羣孩子中遊嬉。他沒看見我，也沒想到自幼就愛護他的祖父，此刻已等在咫尺天涯的門外

，等他重歸故鄉的懷抱。我焦急地等待護士審查的結果。

一些在院看顧病孩的母親們，知道我前來的目的後都紛紛走過來，對我報告着我那侄兒的乖巧，說盡了種種誇獎的好話；說完了，都流露出依依惜別的樣子。而且她們之中還把他叫到我的面前來，大聲說着別後幸福的好話。她們爲個陌生的病孩而付出如此崇高的情感，我不知如何代他回答，長時間我幾乎處在迷惘和尷尬中了。

護士經過一番審查，給我一疊卡片，指着一位先生說：「你和這位先生一同去見醫生，簽個字後好出院。」

我高興地接着，話兒也來不及多問，回頭就走。那位先生向前帶路，來到一處我不會來過的地方。那地方有一行長椅，坐着一些苦頭苦臉的人；正中一張長長的紅檯子，一個書記正在忙碌地工作；幾個護士模樣的小姐來來去去，從這一間房子出來，打那一間房子進去，昂着臉孔，扭着身子，有些還捧着茶。

我規規矩矩地跟在那位先生後面，看他也有點六神無主的樣子，這裏碰，那裏碰，手裏像我一樣捧着一疊卡片。我們一同在靠壁的椅子上坐下來，趁這機會我就向他說：

「我們要見那一位醫生呀？」

「不知道。」他又站起來。

紅檯子裏的書記好像問了一會，那位先生連忙過去向他詢問一番。

「啊！那位醫生還沒有來，坐在那邊等罷！那間房子就是。」他向走廊一指。

走過去，房門口擺着幾張椅子，這樣再坐下來。可是等了好久，沒有動靜。我們都不很耐煩，那位先生更是有如要事在身，站起又坐下了好幾次；有一次，竟攔住一位打隣房出來的年青護士小姐問：

「阿姑，這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要問我！」

她把手一推，看也不看的走掉。我很替那位先生難過，但他却毫不在乎，好像臉皮已厚，這種釘子早就碰得够多了。看他走了一圈，還是在我身邊坐下來。

「你也替孩子割牌嗎？」我不甘寂寞地問。

「孩子要施手術，只是要找醫生簽個名。」

「哦！真是麻煩，醫生怎麼還不來？」

「有甚麼辦法？」

他重濁地說。我們都在沉默中。

有事在心中，時間過得好像分外的快，一個多鐘頭的光陰就這樣從苦悶中溜去，不久又說是下班的時候了。那個同來的先生一直坐立不安，嘴裏嘟囔着：「我只是要醫生簽個名呀！」他到處碰去，只是不敢敲那道被囑咐等候一會的門。門裏有聲音，醫生或者已經來了躲在房裏，我們這樣地在外頭苦等，那有甚麼意思。我們去問書記。這時書記不再堅持他的意見了，他相信醫生或者真的在房裏，並且告誡我們，不在房門外等得好好的，到時走了一切都白勞。

「勞你去敲門通知他一聲好嗎？」我說。

「你自己不好去？」他不樂意起來。

沒有人願意去敲那道門，除了等待以外再也沒有好辦法，我在門外踱來踱去，同來的先生忙着一一些其他的活動，不再跟我一塊。現在，我好像是成爲一個不甚愉快的司關者了，沒有雜念，只有等待；等待那道灰色的門兒開一開，見見醫生的臉，好使一個遺落遠方的孤兒，重歸爹娘的懷抱。

我留意着。一道門兒打開，走出一位老先生。

又一道門兒打開，走出幾位年青的小姐。我期待中的門兒仍在寂寂無聞。回頭看看那個書記，此刻正在埋頭收拾檔案，是真要下班的時候了。

「醫生怎麼還不出來呢？」我果極了，失望地問書記。

「別吵，他來了！」

我真的見到了醫生，他忙碌地在我面前出現

，我不知道他打那裏來，却不知道不是從那道給我苦待過的房門出來的。

「這個嗎，太遲了！牙科醫生剛下班，明天再來罷！」他輕聲地通知我。

可憐的孩子！可憐的我和苦候了整個下午的父親！我飛快地回頭走，心裏想：「明天再來罷！明天可不能再遲了，我的天！」

「怎麼這樣久？割了牌嗎？」等急了的父親這樣問。

他以為割牌的事，就等於上商店買物還錢如此的簡單，想我是到那裏享樂去了。他那裏知道醫生不是專門等候你，而且還有不能敲的門，不能問的人啊！

## 哀愁

·伊·

淡淡的哀愁，我蘊藏着

淡淡的雨絲，我穿過，淡淡的……

落泊的秋風發着牢騷，於是

落葉飛舞，細竹子也行着一百八十度的

鞠躬

而我仍有一串喃喃的低語；

「我永遠懷念着你！」

我仍有一顆青春的心

思念裡含蓄着辛酸的記憶

溫馨的夢中滲雜着傷感的淚痕。

……

# 河

與

# 橋

李旺開

## 沙沙蘭河

沙沙蘭河，久違了。

一個時期生活在她懷抱中，接受她的撫慰、親熱、關懷和啓示。她賦予我熱情溫暖、智慧、勇敢；鍛鍊了我的意志剛強、鞏固了我底毅力以及生活的信心。沙沙蘭河安詳地橫越於市區中心，將這個活躍的漁村劃分作南、北兩區。

沙沙蘭河，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不停奔流。她慈祥地對待兩岸的生物，以她底丰满乳液毫不吝吝的養育牠們。

人們爲她謳歌高唱，也都對她敬愛與擁戴；並且，在暗地爲她祝福，愿她永遠無恙。

沙沙蘭河迂迴蜿蜒，髣髴一條龐大的蟒蛇盤踞於山麓間，河流可通至雙溪甫魯，故又有「雙溪甫魯河」之稱。據說：距今數十載之前，河的兩岸是一片荒涼曠地，森林密佈，野獸橫行，荒無人煙，後來有人發現這條河流可通往馬六甲海峽，便開土拓疆在岸上建屋居住，靠這條河打漁過活。他們一代復一代地相傳下來，人口越來越多，如今已成了一個個盛產海鮮的大漁港。

沙沙蘭河有過一段悲愴的歷史：當日本軍閥的鐵蹄無情地踐踏着我國底領土時，日軍居然闖入這沉寂的漁村來剝削和殺害無辜人民，於是，沙沙蘭河中滲入人民底淚和血。

如今，夜黑風高，沙沙蘭河像尼羅河嗚咽，山間有怪聲嗚叫長嘯；酸痛悽愴之往事髣髴似電視般一幕幕映出來，令人不禁黯然神傷。

然而，沙沙蘭河已開始着她的新朝代了，希望的花朵開遍了她的兩岸，居民已從痛苦中抬起了頭，朝着陽光露出微笑。

沙沙蘭河啊，綻開你可愛底笑靨吧！愿妳把笑聲帶給全半島。

## 晚安，哥打橋！

哥打橋，讓我向你道聲晚安。每當我做完一天的工作要歸家的瞬間，我便會與哥打橋說聲：晚安！

自從哥打橋出現在巴生河岸上，那往日維持巴生南北兩區主要幹綫的浮橋便正式卸任了。

橋能增進都市的風貌，遞進都市的繁盛與熱鬧，哥打橋是新時代的產物，是進步的象徵。

哥打橋是二層式的鋼骨水泥建築物，非常堅固，長度一千五百英尺。外觀美麗雄壯，它雖然沒有美國舊金山大鐵橋的雄偉，然而，她却是東南亞的唯一大橋。它不但使巴生增加了光彩；而且，到了夜晚，居民多了一個好去處。

。有時，河面上偶爾掠過一葉扁舟，激盪起水波鄰鄰向四處飄蕩，景色愈呈綺麗。

橋上空氣格外涼爽，入夜冷氣襲人，從上面鳥瞰遠景，北區全部景物風光盡入眼底。靜觀夜都市人們的衆生相，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真教人感觸萬端。

我輒喜獨自一人，漫步橋巔，我盡量作深呼吸，吮吸夜晚放出的清涼氣息，愿晚風能拂掉我胸膈間積壓的悶氣。

接着，我憑欄眺視夜空，尋覓曩日之失落的回憶，編織綺麗的幻夢，謐靜的環境把我底心靈引入另一個奇妙的世界。

到了夜深，不得不回家時，我才依依不捨地說聲：「晚安，哥打橋！」

黃崖著

## 一個夢的解剖

這部十五萬言的小說，是作者兩年來唯一已完成的長篇創作。男主角是一個年輕的中學教師，女主角是一個已婚的美麗少婦；其中產生的故事不但離奇曲折，而且是感人肺腑的。本書的三分之二曾在香港一文藝刊物連載一年，三分之一則全未發表；現全書已由作者修正，交高原出版社出版。

不日出版 敬請注意

# 不堪回首

Graham Greene 作  
王敬義 譯

當我們在這鄉村車站一下火車，我便發現帶羅拉到那兒去是一個錯誤。在一個秋天的傍晚，一個人會更多的想到童年；一年之中，再沒有比秋天更容易引起人回憶的了。而她化妝得明艷照人的臉，還有她的那個手袋，其中裝着我們過夜所需的文件，由小運河對岸那破舊穀倉、小山上稀稀落落的燈火——這樣好像一部古舊影片中的佈景似的夜景襯托起來，簡直令人覺得格格不入。但是她說：「讓我們進村去吧！」——聽她這樣說，我的腦中自然而先浮現了欣登主教的名字。在那地方，現在不會再有人認識我了，而以前我從不會想到，倒是我，仍記得那裏的一切。

即使車站上的老脚伙也引起我情緒上的激動。我說：「在車站入口處你看到一個四輛馬車！」果然那裏有一輛，雖然一開始我就看到兩輛「的士」，並且在想：「這老地方也在學時髦了！」天色很黑，秋天的薄霧，濕樹葉同運河的水的氣味，又都是我所熟知的。

羅拉說：「可是，你爲甚麼要挑這樣的一個地點呢？這兒真陰森可怕！」對她解釋這地方對我並不陰森可怕，那是沒有用的。且看運河旁的砂堆，現在還在那裏（我記得當我三歲時我會以爲那砂堆便是所謂的海邊）。我接過羅拉手巾中的手袋（我說過這手袋很輕，其中裝的是一份爲了保持我們體面而偽造的護照），並且對她說：「我們還是步行吧！」（此處所指護照等，諒係到旅館投宿不可或缺的證明書一類的文件。——譯

者。）我們跨越那座隆起的小橋，經過貧民救濟院。我五歲時曾目睹一個中年人跑進救濟院中自殺，他手中握着一把刀，那些鄰人全追在他身後一直到樓上。她說：「我以前從不會想到鄉下是這樣的。」那些貧民救濟院都是些矮小的灰色石屋，醜陋不堪。但是，我熟知它們，正如我除去它們再無所知一樣。一路上，好像有一陣音樂始終在我心中奏响着。

不過，我也不能不敷衍敷衍羅拉。她對這裡的一切無動於衷，那並不是她的過錯。我們行經學校、教堂、又走到古老而寬敞的「高街」來，同時我也就把我最早的那十二年的生活又重體會了一遍。假使我不是親自來到這裡，我就不可能相信這一帶的氣氛同以前如此相似。我不可能相信，因爲在那些日子裡，一個人並沒有特別幸福或是特別可憐的際遇。那只不過是一段平平常常的歲月。但是，現在，由於木柴燃燒散發出來的氣味，由於那冷而黑暗的石頭街道上昇起的寒意，我自以爲能瞭解那抓緊我感情的是些甚麼了。牢牢抓緊我的原來是那份童年的天真無邪。

我對羅拉說：「旅店是很好的，你將看到沒有甚麼會攔攔我們的時間，我們將吃晚飯、喝酒，然後上床。」但是，這時最令我難以忍受的，還是我無法不想自己是孤零零一個人，負擔着如許往日的回憶。我已經有好多年沒有回來了，以前我不會意識到我能如此清楚記住這個地方。很多我已經忘得一乾二淨的事物，譬如那個砂堆

，全回到我心中來了，並且使我痛苦，引起我的懷鄉病。那夜如果任我懷着一份成年人的憂鬱漫遊這個小鎮，我可能會很快樂。我會想起與童年生活有關的種種，想起那時我們的艱苦，然而我們都有憧憬。下一次要是我再來這裏，感受便不同了，因爲那時將有有關羅拉的回憶夾雜其間，而羅拉對我并無意義。羅拉同我是前一天在酒吧中相遇的，我們彼此喜歡，就這樣搞到一起了。羅拉是挺好的，想找一個比她更好的女人一起過一夜怕還不容易，只是她却不能適合我的那些「回憶」。我們應該同到另一個鄉下地方去的。

旅店同我記憶中的旅店不盡相同。鎮公所還在那裏，但他們造了一間電影院附帶着咖啡店，還有一家汽車房，當我還在這兒住時，這些都是都不存在的。轉變處有一條陡直的通往小山去的路，我也不復記得了。

「我不信我住在這兒的時候有這條路。」我說。

「你住在這兒的時候？」羅拉問。

「我沒有告訴過你嗎？我就是在這兒出生的。」

「那你把我帶到這兒來，一定覺得很有趣了。」羅拉說：「我猜在你還是小孩的時候，一定常想將來有像今夜的一夜。」

「你猜的對，」我說，因爲錯本不在她。她是挺好的。我喜歡她身上的香味。她用的一種牙膏，有着很好的顏色。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我

要送給羅拉一筆錢，還有那些賬單、旅店錢、酒錢要付，不過我總是想錢反正是花掉的。

我在那條路的盡頭處徘徊不忍離去。我的心靈中起了一陣騷動。但是，要不是在那時有一羣小孩尖聲吵嚷着，從山坡上衝進冷冷的燈光之中，（當他們從街燈下經過時，他們氣咻咻的喘着），我是不會想起那引起我騷動的是甚麼的。那些小孩都帶着帆布書包，有些書包上還繡着他們名字起首的那個英文字母。他們身穿他們最好的衣服，都有幾分不自在。那些小女孩都緊緊擠在一起，令人想到她們束髮的綵帶，發光的舞鞋，同鋼琴的鏗鏘。我把昔日的一切都想起來了：他們才上完跳舞課，正像我以前時常要去的；學舞的地方是一個矮小的四方房子，房子位於半山，上坡的車道兩旁遍生杜鵑花。於是再一次的我盼望羅拉不會與我同來，她比以前更格格不入了，當我想到「這畫面上少了一些甚麼」的時候。我的心中乃翻滾起一種痛楚。

我們在酒吧間喝了幾杯酒，但是，距兩飯時間仍有半小時。我對羅拉說：「你不想在這小鎮上逛吧，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出去一下，十分鐘便回來。我想到一個我熟知的地方去看一看。」她不反對。酒吧間有一個當地人，可能是當地學校中的男教師，很懇請她喝一杯酒。我看得出他是如何的羨嫉我，像這樣的把一個女人帶到這鄉下過夜。

我走到小山上去。首先撲入我眼中的是一排新房子，我厭憎它們，因為它們遮住了那些可能為我熟知的柵門和地方。那就像一張放在衣袋中的地圖，弄濕了，很多張黏到一塊兒了。當你打開它時，很多地區已都無法看到。但是，當我走到半山處，竟然發現那間上跳舞課的房子還在那裏，還有那上坡的車道。教跳舞的可能還是以前那一位老太太呢！孩子往往誇大別人的年齡。在我童年時，她不可能超過卅五歲。現在，我能聽到鋼琴聲。她真是一切照舊：八歲以下的孩子

，上課時間是下午六點至七點；八歲至十三歲是七點至八點。我推開柵門，朝裏面走了幾步。我在努力捕捉往日的種種。

我不知道是甚麼引起我的回憶。我想可能是由於秋天、寒冷、掛着薄霜的濕葉子，而不是由於鋼琴聲，因為以前鋼琴所彈奏出的調子是不同的。我想起那個小女孩來，就像一個人不參考相片而能想起任何一個人來那樣。那女孩比我大一歲；她那時大概剛滿八歲。我對她的愛強烈無比，在她之後，我再不曾那樣強烈的愛過。至少我不會犯過一個錯誤——去嘲笑孩子們的愛情。孩子之間的愛情，因為無法得到滿足，分離乃變成不可避免的。當然啦，一個小男孩會捏造房子着火、戰爭這一類的故事，或者說自己如何擔任了危險的任務，以證明自己是勇敢的，但卻從不捏造結婚的故事。即使沒有人告訴你，你也會知道該事無發生的可能。而一個孩子有這方面的知識，並不能減少他的痛苦。我還記得在「生日會」上玩的一捉迷藏——的遊戲。我總是徒費心機的想捉住她，那我便可以藉機撫摸她、抱住她。但我從不會捉到過她，她永遠躲得離我遠遠的。

但是，有兩個冬季，我曾經每星期有一次機會：我可以同她共舞。這却使事情變得更糟了，那個冬季上最後一堂跳舞課時，她告訴我下一年她要參加高級班了，這樣便將我倆最後接觸的機會都斷絕了。我知道她也喜歡我的。但是我倆苦不知應如何表白。她的「生日會」我們卻連在跳舞班下課後相偕回家都不曾有過。這事顯然有點怪，我想這只該怨我們自己。我必得參加我那些吵鬧的男伴，而她呢，得去找她那圍成一圈，你推我擠的女伴去。

在冷霧中我全身抖顫了一下，便把外衣的衣領翻整了起來。鋼琴正奏着一支我熟知的舞曲。等到我想到回憶結束我所有的將只是羅拉時，我彷彿已走過極為漫長的一段路途了。一些天真無邪的事，是人們永難忘却的。現在，如果我厭倦於一個女孩，我大可撇下她另外找一個。但那時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好辦法，只不過是寫一些無比熱情的字句，把它們塞到大門上的一個洞中去。（我真高興我能把一切都想起來。）有一次，我告訴她，門上有這樣一個洞，同時我相信遲早有那麼一天，她會把手伸到洞中去，並且發現我寫給她的一切。我不知我寫的那些話對她會有什麼影響。在小時候一個人往往是詞不達意的。不過，不能盡興的表達自己的愛念，並不就說明彼時所忍受的痛苦要比現時所忍受的少。我記得我會經一連數日的伸手到洞中去摸，但總是發現自己寫的情書還在那裏。後來跳舞班不再上課。或者是我走出大門時，我已記不得了。

當我走出大門時，我注意一下，看大門上的洞是否還在。洞還在那裏。我把手指伸進去，而我發現，儘管過了這許多年，洞中我寫的情書還保存着。我把它抽出來，打開它。然後我劃着一根火柴，在濕而熱的夜氣中，這是一小團熾熱的光明。就在火柴漸弱的光中，我看到紙上畫的是一些不成熟的猥褻的圖畫，而感到大吃一驚。但那的確是出自我的手筆。在那幼稚的手筆所畫的一男一女之下，還有我的簽名在。不過，這張畫所引起的回憶，也只是那張畫，或者那個砂堆的回憶。我已不記得我會畫過這一張畫了，這畫同一些心地骯髒的人在廁所牆上畫的並無分別。現在我記得的只是那一份熱情所帶給我的不能自制與緊張。

有一刹那，我有着被遺棄的感覺。「總之，」我對自己說，「羅拉在這裏還不顯得怎麼樣格格不入。」但是，當天晚上，當羅拉從我懷抱中翻過身去並且睡着了時，我開始意識到那張圖畫中所表現的實在只是天真無邪。當我畫那張畫時，我會相信我所要表現的是美麗的，是不同凡响的。而僅僅是過了卅年，到了今天，那張圖畫才顯得如此猥褻。



# 海

# 鷗

三月的黃昏，想起許久不見海鷗，於是，爬上一個寂寞的山坡，尋望海鷗的踪影。這山坡，已經無數次登臨，却只見幾點小小的白帆，幾個蔥籠的海島，海鷗的影子杳然。我只好依着蒼木，迎着晚風，閉着眼，默然禱祝一隻海鷗的出現。

故鄉的黃昏，是海鷗，海島，帆影，夕陽編織的一幅畫；壯潤而蒼茫。海鷗是畫中的生命點綴，它棲息沙岩，展翅臨空，翻過波，掠過浪，追逐潰碎的晚雲，扳着搖曳的帆樑，製造飛翔的姿影，但多少有些漂游的感

海鷗曾經凝望我那居住了二十年來海濱的家，聆聽過家中的每一個故事。

異國的海濱，多少有些憂鬱。在這裏，已經渡過幾許時日？自秋徂冬，自冬而春，如今雖則春花未雨，雲樹未綠，但海面早應和暖，而蒼海煙波上，儘宇空遼廣，浪濤吟風，有沙洲，有帆影，爲什麼總不見海鷗的影子？

異國的山波，我寂然往來，默默極眺海盡處，祖國馬六甲海峽上，想像往年三月的春光！如今，半年來瀾漫多少淡霧愁雲，多少憂鬱又埋藏在大浪聲中？棲息沙岩的海鷗，應該更加多幾分愁苦！我黯然神傷。啊！故鄉三月，晚潮聲中，那殘舊的網，殘舊的帆，殘舊的家，又增多了幾片殘舊？

不必再瞭望了！海對岸的家，盼待異方的信息，在千言萬語密麻的字句中，只不過想從中找到「平安」二字；而海隅的遊子，手中有一封家鄉的信，又是怎樣的一種不感動的事呢？「海濱的家無恙」，我渴望知道。異國，誰希望聆聽遊子一遍又一遍的訴說？落寞的一刻，只有悄然獨登這寂寞的山坡。找不到海鷗，便冷然獨坐了。而如今春水流暖的時候，我會否再如寒虫蛰伏呢？

「這裏有更高山峯的，能眺望更遠的海島，便遠的風帆，便渺遠的海天；」我默然尋求登山的路徑。我期

望見到那峯巒上沖然的林泉，青蔥的草木，綿綿的春樹，更期望見到那故鄉的白鷗，故鄉的家……

依着蒼木，迎着晚風，期待一隻海鷗從遙遠處飛來，翻過浪，掠過波，告訴我一個遠方的消息：「海濱的家無恙。」

梁瑞明

## 獨的 老樹



靜靜臉嵌着失落的年歲  
絲絲縷縷地悠閒

憶起刮風砂的日子  
草原上叮鏗的牧鈴

輕輕喚醒  
那綉色的落雨日子

飄進點點被冷落的水珠子

憂悒的灰白

用寂寞寫詩的老者  
愛戀踱步的武昌街

在寂寞國的暮園裏  
有一棵孤獨的老樹

· 憂 蕙 ·



## 蕉風月刊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he  
Chao Foon  
Monthly

May, 1963.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號一三四NDK字准版出

期七二一第

號月五年三六九一